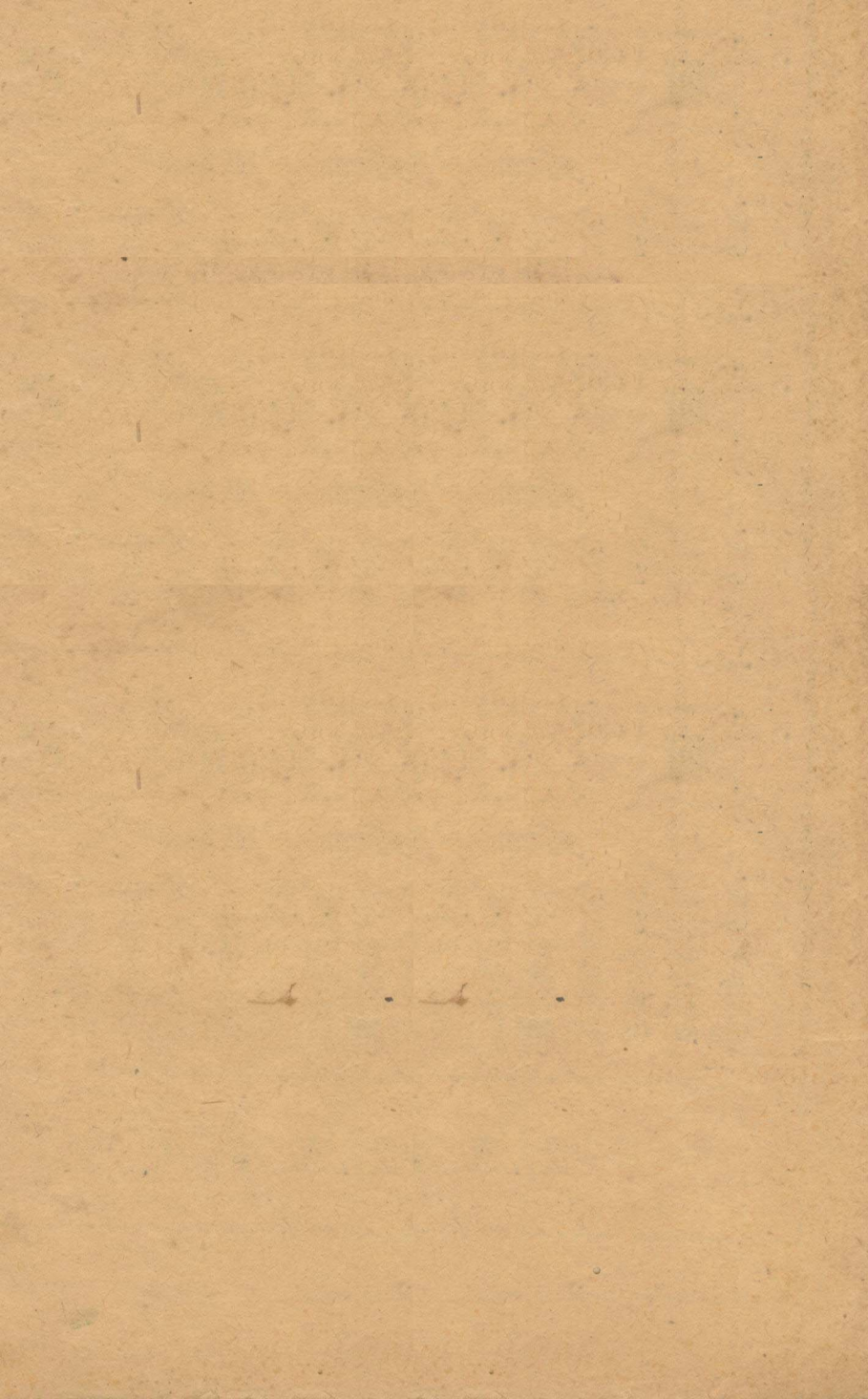


新古文辭類纂稿本

七



〔六開本〕

連史紙
全四十八册

十二元

梁任公先生著

飲冰室全集

梁任公先生所作之文顯豁呈露引人入勝本集爲先生手自編定分爲四類第一類論文第二類紀述文第三類雜文第四類美文凡充作讀本用以自修均極相宜

〔縮印本〕

全四十八册連史紙六元有光紙四元

常 識 文 範

全四册 一元四角

是編選梁任公先生歷年名作凡科學倫理宗教政治經濟社會各項常識靡不備具先生之文顯豁呈露引人入勝讀之能啟迪普通知識兼可進窺文章之規範作爲學校課本或自修用書均甚相宜

中華書局發行

新古文辭類纂卷十五 序跋類十一

諸暨蔣瑞藻纂集

蔣視雲諸暨桌山湯氏六修譜序

詩曰。續戎祖考。書曰。親睦九族。夫欲紹前徽。周親。而无稽渚之典。昭示德行。識爵里。鈞氏代。別理親疎。長幼。而欲油然而生其敬遠之思。洽睦讓之風。則君子以為制作之未具。亡繇啓發。而振進之也。歎評此譜牒之作。所以為有家者要也。故祀。呂報始。服。呂成。威。祠。呂合。壻。墓。呂臧。故。姓。呂標。望。宗。呂繫。威。疏。輩。呂齒。先。后。族。呂統。彖。直。而。譜。牒。呂。據。故。總。寔。明。裔。餘。于。是。乎。久。則。不。湮。遠。則。不。遺。聚。則。不。潰。撤。則。不。疏。其。德。可。嗣。其。業。可。光。其。恩。可。長。其。誼。可。明。此。中。國。之。善。教。也。夫。中。國。固。古。文。化。國。而。埃。及。猶。太。希。臘。印。度。之。匹。位。也。今。埃。及。猶。太。希。臘。印。度。皆。殊。易。人。種。

而古之民。流徙散替。耗矣。唯中國自黃帝載姓。奄有江河。軼趾
二海。歷四五千禩。寔大以至今矣。今之數齒稠而占地廣者。莫
如吾種。而吾種之始。溯其多。皆三五君佐神明之胄裔也。是其
保世燾后。光曜久遠。豈无故而致與。則必寓根本善俗其間。不
可誣也。鄉者吾嘗入曲阜。求聖人之居。謁其陵塋。則見自孔子
至于今。其子孫八十有餘世。一聚骨其所。喟然嘆以為祖孫丘
墓。先后相望。不去其鄉邑。竟二千餘年者。氏族史鮮難美事也。
夫如孔子之明孝弟人倫。崇本始設教。其后效不當有是與。則
非獨孔氏然。我暨以一人開族。祖其邨而布衍之。邨以數十計。
人戶以千萬計。歷世數百千載者。所在具有。若桌山湯氏。其一
也。湯氏之遷暨。居湯家塾。始南宋紹興。越九世而一支遷桌山。
桌山者。其山上平如桌。故名。湯氏居桌山者。自為宗。而自其始。

居之所。它支分遷入同邑。昇邑以湯氏名。邨者不計而皆宗其
宗。遷之祖。湯氏自宗遷之開。桌山二三百載。始宅桌山之今。五
六百載。適歷八九百載矣。湯氏之承祖。惠克嗣其先。守其廬墓。
以享有氏祚者。不亦久哉。且夫立國固有不可不變。亦有不可
變。向吾主維新。破頑舊。言于世。不知國不狀之日。誠審時變而
務開進之急也。若夫今者。身食浮慕之徒。不參彼己。輕心躁志。
猥呂政教。綱常民風。道德悉可摧陷。一宗外人。此適足以傷國
有塗。浮薄祇益亂耳。夫我國固有根據。歷史風教。醇茂不可變
之惠。素在也。此國美也。國美之不可變者多。非茲覲陳。而如出
入孝弟。敬恭其鄉。无羞父祖。而使風俗淳完。性習肫朴。此德也。
始一鄉閭之一國。而无不然者。則可以保種長世。永宅茲土矣。
故曰不可變也。此其一端也。桌山湯子鼎梅。以其族六修譜訖。

請為殺。予乃舉此告之。曰。歲時變。勉夫有鄉族者。而云。朕湯。殷湯之後也。孔子亦湯後祖。契。為虞帝之佐。敬敷五倫。司教化。民詩。書載之。契出自帝。帝出自黃帝。

系曰。余居潁山。距栗山十許里。而近。聞父老之言。栗山湯氏。耳孰矣。其俗勁武。今乃稍。文。余謂栗山直質。取益新知。而毋弛其舊德焉。斯善也。

章叔讀周易圖題記

海鹽朱海珊先生。余外祖行也。曩以從政之優。讀易而為之圖。則先公既誦詩之矣。易之為書。本為息患而作。非獨以成物務。亢龍濡首。固數戒之也。余少從外鄉先生受經。略識舊訓。稍壯諸經。頗有所論。次獨嚴重周易。思非常士所能徵明。先達正儒定字。萃文之書。紬而讀之。若數矣。猶以為不窺大體。不為輔嗣。

宏深中更物役。展側海外未皇暇也。夫六執者舉若闕遠而大
崇切于人事。不李春秋。无以解辯髮。削左衽。不李易。終身不能
亡大過。而悔吝從之。下材用壯。未達弘旨。以炎黃姬漢之靈。一
匡諸夏。衣冠視息。幸而不辱所生。美里之困。殆與作易者全。退
自伏省。探爻象之情。狀后知其足以師保也。今舅氏旭辰小江
二君。復呂茲圖相飭。省眎久之。昔人雖抱闕祿仕。猷不忘履涉
之過。況臨大事。而可以泰其心。辱重覽先公所為諷詠。愀然不
知涕之橫流也。惟性不文。誠不足以闡揚微旨。略道身世。庶几
乎循本之言。若夫貞固幹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余與
舅氏常从事于斯矣。民國三年季秋。章炳麟題記。

章叔誠意伯集序

明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造郁離子履齋集。華眉公集。寫情集。

翊運彙春秋明經六種。后人集為一書。其版在青田祠堂。浙江書局重刊焉。明季鍾惺別嘗次第其文。獨不錄詩。狀公詩文自明時已散佚不全。清雍正世有韓錫昨作滑疑集。傳青田石門洞西麓。今為靈佑寺。范誠意伯象。則其生平讀書處也。石門洞山水。倪倚自李白。悲為秦觀樓鑰。皆有詩刻石。今誠意集中。獨戈谿一詩。若石颿白岸。礪石諸勝。未嘗有片言。意其文概逸者多矣。今祠堂版本。復被燬。獨浙江重刻者。為能仿佛。民國四年冬。公裔孫崧申。以炳慶慕公。綴為之序。乃序曰。昔胡元陸梁。軼我保介。百年乃有韓徐諸雄。起于荆豫。顧驕侈不足以共大事。而張士誠方國珍。據吳越間。又羈屬元。受其爵賞。其唯明祖高才華。確為有長人之惠。公曰。耆碩為之師。保其始。經畧不。漏千里。而能西刈陳明。東羈張方。命率北征。胡酋烏竄。奄有禹

域光復舊物。皆由公贊化為多。成功盛德。上方留侯。固无得而稱焉。其性行剛廉。不隨流俗。灼然效于文詞。發言獎駟。剛健旁通。又為明一代宗師。甚非后進所能褒頌也。顧世或以嘗仕胡元為公詬病。亦或比伊尹。五就湯桀。妄者且言公本為元計。窮延歸明。或又傳以識記方術之詞。按公少舉進士。仕元至浙江。儒學副提舉。未嘗踐朝列。尻方面長官。斯祿仕之常耳。方國珍小寇掃尾。螫害閭里。其志固不為攘戎務。匡漢略公之起。則為鄉邑保障。不為元行省干城。厥頌石末德政。与其倡味疇酢之文。非大體也。嘗作伐寄生賦。傅异類滋長。舊本就悴。非其種者。鈕而去之。戰城南。傅五服限夷夏。彼狂爭長。走馬引緝。報戴天之恥。及題謝皋羽傳。訟言。甄襄毅。倡指序无忌。其分北戎夏之志。往。形于篇什間矣。晚歲功成。疇庸數世。子姓滋衍。過萬人。

明亡至今未有一人受清流官祿秩。足以知公遺教餘澤流于
后昆。而云素无其志。斯膚論也。諸所言術數事。明人畢札已侈
言之。按公文多胡元時作。入明差少。其惟握密議則絕誠。以篇
牋殘數。亦由南國大議造次三陳。君臣无難亡待事。奏封事云
云也。世人怪公壽略廣而文疏少。遂以神怪之事傳之。古之名
世若諸葛武侯魯橫江者。其威美獨在定策數言。不于行軍曲
折事。指而數之也。公與明主所論方略。列傳已詳。及以御史
中丞留守懲胡元寬弛。以嚴為紀。其后明祖斬斷逾溢。又言霜
雪之后。必有陽春。為政寬猛如循環。徒恨明祖不盡采用其言。
非少也。凡諸雲物風角形法士遁之言。前世豪杰或兼知之。公
善為天官歷象靈棋經。明祖起香軍。所任周顛張中之徒甚眾。
性不可逆。或時舉占候。令易旺用。要其發踪指示。處呂人事而

不以方術斷也。炳麟去公久遠。自明元戊申。以逮民國紀元壬子之歲。五百四十有四年矣。平居問學。未能逮公豪末。歎曰。喪志操行大同。幸而克濟。非曰勤勞。其公在天之靈。寔式馮之。甚欲瞻禮頌法。敬荐酒脯。身在困阨。裹不可遂。以為古者要離梁鴻。趨舍異路。猶以冢墓相連。炳麟于公。非獨要離梁鴻也。咨于公之裔孫。而先為塋。必適于公。以申生死慕誼之志。公之微旨。亦非炳麟莫敢任其言也。民國四年十一月。右李章炳慶敘。

章叔素行室經說序

古之學者。其自植皆以艱苦。非直意有所鬱結。著之歌詩。以寄其感憤而已。蓋困厄挫折。不失其志。始一意問學。能自樹立。亦天所以辟灌之也。余少治漢學。與揚君雲成。曹君小槎。最親密。每誼一故訓。徵一成事。相說以解。雲成尤善小學。研精覃思。迥

激本標。與語日。吁不券。既多其勤學。出入數年。時蹤跡之。其天性尤過人。初王妣及母。皆以苦節著。父死。粵寇未戢。而孤事母至孝。家貧。无僦名儲。既冠。以教授奉旨。甘。母自館舍歸。悲感歎舞。盡孺子色。蓋二十五年于茲矣。与朋友交。不矜言气節。而精誠足以動人。尤澹榮利。省試見放。以十數。再備優選。亦无所就。年四十四。始選拔充鄉貢。狀雲成未嘗意為感慨。當其窮時。至塵能舉。饘粥。而于高門縣簿者。未一走也。蓋古之小學。亦足孝經相埒。而為一家。觀雲成之學。与其事親相類。至夫潛德內曜。確尔不拔。竺摯恬曠。風采栗狀。則有非小學所能盡者。嗟乎。藉令雲成非遭是厄塞。其行詣文孝。亦何以異于人哉。今年春。雲成次其經說。得數百篇。先以二卷授梓人。益取平日所纂述。且先后編目。不從經次。如經義雜記例。屬余敘之。余謂是數者。固

不足以盡雲成。抑其奉行之恢復者。斯亦一見焉也。故舉其生平梗概以冠于篇如此。光緒二十三年季夏餘杭章炳麟。

章叔東三省政要序

自渝關而東。廣員四百萬方里地。往與異域錯壤。其民羈蹙不均。宅都宛平。則此其左掖也。清末始稍置郡縣。建置未備。廣谷大川。茂林沃土。良治之饒。未盡人庶未育。阡陌未通。光復以來。其變益亟。余以不才。籌邊斯土。觀其民雖桀健而醇朴。易與為善也。興利之術多端。若屯墾鐵冶。皆艱阻未易卒舉。鐵道亦多隸外人。雖欲新聞。无由要以利水道。平泉幣為主。松花黑龍二水。表延六千里。而遼河寔阨西南海口。繇是有溝通松遼之議。松花水北流。而遼河南行。其間以高原分脊。壘之則逆地。泐其執不行。北部嫩江處高而南下。東折入于松花。南距遼

河不三百里。鑿以為渠。則徑行无所阻闕也。金坑之利。一歲直銀一千餘萬。而外輸者直七百萬。以黃金易它國紙幣。官不為禁。更虛張紙幣以效之。銀日騰貴。一歲自信視。初造紙幣時。五六歲則增四倍。故其地雖寡丁口。多穀物。而民生計日蹙。夫捐金而重虛幣。其弊宜五尺豎子所知。反其道。又非難也。民之所樂。吏之所惡。蠖鷲如此。而余奉職。亦不獲備。困辱隨之。秦縣繆君子才。以事東隅最久。有東三省圖志之作。又與英人秀思同事。測量錦遼。積數歲。參驗所得為書。名曰東三省政要。其道三省事狀。條列最簡。利害之端。皆可舉而措也。州味之地。得一計簿。效十百于法書。得一撰士。效十百于華史。今國家欲自治于長城以內。即是書為无用。猶有遠圖。其不曰國之祈望邪。余每馳傳寧遠。廣寧間。念熊襄愍遺事。未嘗不捫膺高蹈也。

子才之書。益發憤而作矣。異日復從事斯土。其有感于斯言。

章叔書望嶽圖後

衡山南控嶺嶠。北達江漢之間。地連揚粵。林麓桀瑰。厥產民
獻。獨殊于四岳。余友元和祝秉綱。心淵。嘗以事游湖南。每溯其
下。未及上。其友江標。建霞。為作望嶽圖。建霞之弟子唐氏。為
詩張之。余聞上世尚封禪。士大夫多嚮岱宗。漢唐宅西。則華山
尤彰著。衡山僻南方。在漢中葉。血祭之典。東移于天柱。達人顯
學。不躡其壤。唯遷謫之士。往。過之。而奇才劍客。亦滋多。于是
矣。明之衰。王而裝起。衡陽。衡室。聖波。儒俠蔚蒼。晚近將帥。名為
能。球大難者。又多出其間。賢杰既盛。則游觀者亦殊于往昔。心
淵之在楚。往。見其异材。而未能登其山。信乎其有所望也。時
不少選。朝事變。建霞。建慶。死。唐氏。蹈厲。欲有所就。卒以喪元。衡

山之南北。熏胥以就斧質者。不可勝數也。鎮嶽琦軼之氣。始有所歎。其終將張之心。淵緩游乎。它日。復溯其下。步上瞻眺。見大楚之山。重秀而明。則望嶽之志。庶幾其有家哉。庚子十一月。章炳麟書。

章叔書黃侃夢謁母墳圖記後

蕪州黃侃。少承父學。讀書多神悟。尤善音均。文詞澹。上法晉宋。雖呂師。礼事余。轉相啓發者多矣。頗好大乘。而性少繩檢。故尤樂道莊周。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喪有至性。一慳失血數升。侃之念母。若與阮公同符焉。余是以見士行不齊。取其近真者。是若其清通。練要之學。幼眇安足之詞。並世固難得其比。方恐世人忘其閎美。而以繩墨之論格之。則斯人或无呂自解也。老子云。常採善人。故无弃人。余每以是風侃。亦願世之君子共喻。

斯言章絳記

梁任公春秋夷狄辨序

自宋以後。儒者持攘夷之論。日益盛。而夷患亦日益烈。情見執
絀。極于今日。而彼踞然自大者。且日嘒。而未有止也。叩其所
自出。則曰。是寔春秋之誼。烏乎。吾三復春秋。而未嘗見有此言
也。吾徧讀先秦兩漢先師之口說。而未嘗見有此言也。孔子之
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也。治萬世也。非治一時也。故首張
三世之義。所傳聞世治尚。麤猶。則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世治
進升平。則內諸夏。而外夷狄。所見世治。致太平。則天下遠近大
小。若一。夷狄進。至于爵。故曰。有教无類。又曰。洋溢乎中國。施及
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治之也。有先后之殊。其視之也。亡
恚憎之異。故聞有用夏以變夷者矣。未聞其攘絕而弃之也。今

論者持升平世之義。而謂春秋為攘夷狄也。則亦何不持據亂世之誼。而謂春秋為攘諸夏也。且春秋之號夷狄也。與後世特異。後世之號夷狄。謂其地與其種族。春秋之號夷狄。謂其政俗與其行事。不明此誼。則江漢之南。文王舊治之地。汧雍之間。西京宅都之所以云中國。孰中于是。而楚秦之為夷狄。何以稱焉。不寧惟是。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晉也。而狄之。成三年。鄭伐許。鄭也。而狄之。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莒人來朝。邾婁等也。而狄之。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邊衛也。而狄之。哀六年。城邾婁。魯也。而狄之。夫晉鄭邾衛中原之名國也。魯者。九嘗烱所託。馬以明王法者也。而其為彝狄。又何以侮也。董子云。嘗烱之常辭也。不予彝狄。而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狀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詞。从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違其詞。

以從其事。大哉言乎。然則春秋之中國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雖中國也。覲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雖夷狄也。彬彬而君子矣。朕則藉曰攘夷。馬云爾。其必攘其有夷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號為中國。而恕之。號為夷狄。而弃之。昭。朕矣。何謂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禁攻。復兵。勤政。愍民。勸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李。校。昌。人。倫。明。衛。路。修。游。民。少。廢。疔。致。盜。賊。息。由。乎。此。者。謂。之。中。國。反。乎。此。者。謂。之。夷。狄。痛。乎。哉。傳。之。言。也。曰。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朕。則。吾。方。日。競。：。馬。求。免。于。春。秋。之。所。謂。夷。狄。者。之。不。暇。而。安。能。夷。人。而。安。能。攘。人。哉。是。故。呂。治。天。下。治。萬。世。之。義。言。之。則。其。不。必。攘。也。如。彼。呂。治。一。國。治。一。時。之。義。言。之。則。其。不。能。攘。也。如。此。吾。卒。不。知。攘。夷。之。言。果。何。取。也。徐。君。：。勉。

既學于南海。治春秋經世之誼。乃著嘗煉夷狄辨三。一曰中國而彝狄之。二曰彝狄而中國之。三曰中國彝狄進退微旨。于以挈千年之謬論。抉大同之微言。右之讀者。深知其意。則曉自大之空言。或可以少息也。中國之彝患。或可以少衰也。天下遠岸大小。若一之治。或可以旦莫遇之也。雖朕。呂孔子之聖。猶曰。知我罪我。其唯春秋乎。朕則世之以是書罪徐君。而因以罪余者。又不知凡几矣。

梁任公日本國志後序

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謨日本國志。梁啟超讀之。欣懌永嘆。黃子迺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憑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鑑不備不患不悚。以

至今日也。乃誦言曰。使千萬里之外。若千萬歲之後。讀吾書者。若布眷目而列黑白。入家人而數米鹽。登席廡而誦昭穆也。則良史之才矣。使千萬里之外。若千萬歲之後。讀吾書者。乃至知吾世。審吾志。其用吾言也。治馬者。榮其國。言馬者。輔其文。其不能。用則千萬里之外。若千萬歲之後。輕材諷說之徒。咨嗟之太息之。夫是之謂經世。先王之志斯誼也。吾以求諸古史氏。則唯司馬子長有取焉。雖狀道已家事者。非愚駭蒙憇之子。莫不靡靡能言之。滋周隱曲。若夫遠方殊類。邈絕侷侏之域。則雖大知長老。聞言未解。游夢不及。況欲別閨閨語。子姓數米鹽哉。此為尤難極无之事矣。司馬子長美已。然其為史記也。則家人子之道。其家事而已。日本立國二千年。无正史。私家紀述。穢褻不可理。彼中學者。能究澈本末。言之成物者已鮮。况以此土之人。諱

彼岸之書。異域絕俗。殊文別語。正朔服色。器物名號。度律量衡。靡有同者。其孰從而攷之。且夫日本古之彈丸。而今之雄國也。三十年間。呂禍為福。呂弱為強。一舉而致流求。再舉而致臺灣。此土學子酣睡未起。覩此異狀。掩口咋舌。莫知其由。故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讀日本國志。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維新變政之由。若入其閭闥。而數米鹽。別白黑。而誦昭穆也。其言十年以苒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燭照而數計也。又豈唯今日之事而已。右之視今。歎今之視昔。顧犬補牢。未為遲矣。孟子不云。虜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斯書虜。豈可僅以史乎。史乎。目之虜。雖狀古之史乎。皆有指誼。其志滋。其旨遠。啟超于黃子之學。自謂有深。知其為李也。不肯苟馬。附古人以自見。上自術術。中及國政。下逮文詞。冥入于淵微。敢告讀是書者。論

其過審其志。知所戒前。因以為治。无使后世咨嗟而累歎也。

梁任公歐洲戰役史論自序一

幼讀春秋左氏傳。至韋城濮。般章邲。鄆陵諸戰。輒肉躍色舞。稍長。讀資治通鑑。至鉅鹿。赤壁。淝水諸戰。則亦有狀。非性好戰。而獨樂聞戰事也。彼其戰動為兩造興替所係。而事之與之相緣者。不知凡幾。顧能以恢廣明密之史識。曲折銳敏之史筆。提挈之而摹述之。使百世下讀者。若列席堂而參謀議。履壘場而登進止焉。其尤勝異者。若城濮。章邲。赤壁戰者。匪止一國。多或至七八。立手兩軍之帷幄者。皆一時之彥。曠世之才。而史家能曲傳諸國之情。執羣豪之器識。一如其分。吁。可謂極文章之能事也已。歐洲今茲之役。為有史以來未嘗親聞。交戰者十數國。皆決。當代之雄也。其在前敵者。都千數萬人。一日戰費。

當小國政府一歲之所出入。大小陳地。恆十數處。所其廣長者。至亘千里。其攝絆之所。由千端萬緒。錯綜紛糾。遠者或在數年。數十年以背。而莫不各有其所。不得已者。存曲直壯老之數。乃至不可究詰。蓋天地間瑰偉絕特之觀。未或過是矣。不有紀載。何以示後。不揣庸陋。輒著斯編。冀以吾國之文言。傳他方之故。寔毋俾閭閻。為簡冊羞。夫左氏溫公之記載。一役僅千餘言。或數千言。而纖悉賅舉。吾今茲編。方述戰因。耳交綏。以右且未。皇及而已。費數萬言。才力之不逮古。茲可見矣。雖狀事物之理。愈右起。則變幻之度。愈增。今之戰。殆全世界人數相互之戰也。與一域中國與國相互之戰。既异。與一國中。人與人相互之戰。更異。則記載之誼例。其亦安得不有。异乎。古所云。况左傳通鑑。為亘數百年。千餘年之通史。紀事以年為緯。諸役之遠。因在數

年苒者既已別見。讀者得循是而識其故。今吾為專書。非遠溯
補述。何以竟尚委且吾之為此。非以希臧山之業也。吾自託于
通鐸。為國人周知。四國之助云。介是故。寧蕪毋漏。寧俚毋晦。此
篇帙之所以滋也。抑古之良史。唯記事耳。而議論不加。自能使
讀者躍狀有會于言外。所謂據事直書。其誼自見。史之正軌。恆
必繇茲。吾病未能而嘆。馬加呂論列。若不暇給。文體之不純。
而筆力之不任。蓋自知也。朕太史公之傳伯夷屈原。論与敘相
錯。寧得曰非史。斯又非自我作古也已。若吾書能為國人所不
弃。而藉此戰役。以洞明世運變遷之所由。實進而審吾國之所
自處。則區區之榮幸。何以加茲。民國三年十一月新會梁啓
超。

梁任公歐洲戰役史論自序二

吾初發意著此書。當戰事初起之旬日。而耳其前此各國關係之故。略能審記。故成之。不甚勞。至最近之交涉。吾國報所譯載。讀之。不能得要領。執必遠求之外國。而方在戰中。交通梗塞。外國公報。來者殊希。佇待兩月。資料乃略。而都中人事。完沓。每日欲求二小時。伏案操觚。竟不可得。于是乃假館于西郊之清華學校。挈女兒。令嫻屋馬。吾所需資料。多由女兒為我搜集。吾故不能離彼也。閱十日。脫橐。蓋十日間。畢未嘗停綴矣。此書所敘述。自審良不免蕪冗。蓋敘各國大執。與戰前數十年來。相互之關係。居其泰半。博士買驢之誚。其安能免。雖狀吾之所以爾爾者。則亦有故。此次大戰。本非一時突發。其元因。千端萬緒。寔遠種。自數十年。苟非遠溯。終未能明其所以然。而吾國人能洞察此事。執者甚希。則吾安得憚詞費。而有所避。且吾國人研

究世界之興味。淺薄極矣。此次大戰。予我以至劇之激刺。稍好事者。固欲求知其真相。吾以為是國人研求外事之一良機會也。故欲借此以引之入勝。此又所以寧蘇毋略也。夫紀載外事。孰不能不多引外國人名地名與年月日。鈎輯詰鞠。最易起歌。吾之此書。自問尚不至使人讀之未恐卧。或者乃至非終焉不能自休。蓋吾于全體之結構。與夫用筆行文之際。嘗三致意。務思所以適人以興味。此區：所以自效于社會之微意也。若此書為國人所不棄。吾更將用此體。以著一稍完善之世界史。則其于我國今界之前途。或更有所裨。清華學校者。我國設之以為游美學生之預料也。其校地在西山之麓。爽塏靜穆。其校風嚴整活潑。為國中所希見。吾滋慙焉。故假一室以著書。其間亦嘗以此書梗概為諸生講衍。旺者媿：不倦。若相說以解。

竊意國中諸校節取而誦之。或亦誘道學僮常識之一資也。斯編名曰第一編。其第二編。以下行當賡續。然吾之取材。乃益窘矣。蓋此次戰爭。世人名為秘密戰爭。報館訪事。不許一人詣前敵。所有區區消息。唯馮兩軍當局者各自報告。而各皆自譽以毀敵。其言可置信者。不及一二。論次之難。蓋可想見。狀吾今日。日：搜集資料不急。或歎可以得其梗概。顧非閱數月。后未敢率尔布之。尔民國三年十二月九日。梁啟超自序于京師西郊清華學校之還讀軒。

梁任公西疆建置沿革攷序

往者坎巨堤一役。舉帕米爾千餘里之地。拱手讓之俄人。論者追原其故。竊咎吾國士夫。闕于西北地理。故外交之間。失敗至此。至今以為恨。予嘗嘆西疆地遠。環天山西北。廣輪三萬餘

里東阨長城。北控蒙古。南連衛藏。西阻蔥嶺。屏蔽秦隴。燕晉若
巨防。狀緣邊之地。壤接英俄。犬牙相臨。錯人民狹。獨襟處。語
言謠俗。與中土殊絕。英俄二國。復爭甚其間。控馭一失。當則不
幸往。有事。有清同光之際。界約婁訂。藩籬漸徹。朝禁動色。
始以西陲為息。于是建行省。設郡縣。益與內地侔矣。而二三學
士。亦稍稽志。乘刺取其因革利病。各自為書。備謀國者採擇。
然大氏耳。食舊聞。不能會其通。讀者欲一觀。諸要難。益自馬遷
班固以來。託大宛傳。西域率得之譯史。傳聞而佛國西域諸記。
又每參以梵語。故一史所收。紀傳互異。諸書錯見。僞謂不同。疏
漏抵牾。亦執然也。余友徐子。前清之季。嘗辟佐新臺大府。簿書
餘暇。輒鈎攷史傳。旁及佛藏說部。方言譯語。靡不研貫。證以
所聞見。歲久成西疆建置沿革一書。舉凡域望之齟。差衛里

之遠近。種姓之區分。郡邑之改并。與夫戶口息耗。食貨盛衰。民俗純駁之不齊。皆衡論折衷。詳其得失窮變之由。而著于篇。令當世得覽。可謂體大思精者矣。徐子負奇才。意氣不可一世。當居西壘時。馳匹馬絕大漠。所之察其山川形勢。慨然有籌邊之志。其所規畫甚衆。不得竟其用。而僅以書著也。惜哉。惜哉。讀是書者。毋徒震于其攷據之精詳。而深原所以著書之意。此則能知徐子者矣。

梁任公跋周印昆所藏左文襄書牘

左文襄公書牘三冊。皆公上其外姑周太君及致其妻弟汝元。汝光兩先生者也。公沒后三十餘年。汝光先生之孫印昆始授綴裝池之自瑤襲焉。且以遺子孫。啟超謹按公微時館甥于周者。且十歲。其間常計偕如京師。授學陶文毅家。撫其孤。理其產。

右乃入駱文忠幕。漸預聞家國事矣。而均心夫人猶依母而居。諸女公子亦育于外氏。故公與周氏昆弟分錫。媿亞而恐厚過骨月。其事周母若母也。此三篇者。則當時十餘年間所與往復也。其間以李術相砥礪。以功名相期許者。固往。槩見。而其大半乃家人語。謀所以治生產作業。計農畜出入。至纖悉。蓋文襄自始貧。无立錫地。其儼然成家室。无恤飢寒。自此時也。昔劉玄德論人物。以謂求田問舍。為陳元龍所羞。而躬耕之孔明。則三顧之。抑何以侮焉。吾又嘗讀曾文正家書。其訓厲子弟。以治生產作業。計農畜出入。至纖悉。殆更甚于左公書。又何以稱焉。蓋恆產之義。豈唯民哉。士亦有然。士不至以家計櫻慮。乃可以致廉。可以一志。持太倉之米。自贍畜者。其于進退之間。既鮮餘裕矣。印昆與啟超同生亂世。不能為畸處。岳穴之行。寒苦益

廩而以任天下事。自解嘲。其視昔賢所以善保金玉者何如哉。吾跋斯冊而所感僅此。后之覽者亦可以知其世也。甲寅七月。冒鶴亭飛素閣遺詩序。

往游廣州。與潘子蘭史姚子伯懷同。李詞于葉蘭台先生。先生有藜癖。與客言。恆一手捉鼻。一手揮扇。客去或以水洗地。其所居曰秋夢。自諸子外。无裸賓也。余時尚未取嬾。伯懷嬾陽湖方氏。方氏即世所稱萬善花室者也。美而才。伯懷恆為余傅之。蘭史年差長。則數年前已作安仁悼亡矣。比余再遊廣州。伯懷婦復沒。嘗出東門。過其殯宮。彤管奄狀。為之太息。今年蘭史刻飛素閣遺詩成。郵以示余。曰。此亡婦梁孺人所作也。子其敘之。烏乎孺人歿十年矣。悠々生死。魂魄夢想。蘭史之情。儻未已乎。余嘗披朱烏軼史。慨乎古今才媛。或婦吃利。或嫁斷菽。其名湮

沒何可勝道。南朝門第首推王謝。茫天壤乃出道韞。未嘗不
嘆為貴人妻。易為才子嬪。難也。潘氏閨闈。何減諸王。而蘭史之
才。即阿大中郎。猷將卻走。孺人唱隨。婉孌閨房。惡好。彼謝氏
之女。求其一日之足。不可得者。而孺人得之。雖欲永其天年。不
可兼已。且年亦何必其永也。王采薇云。落英蚤謝。慮有憐者。何
俟顏侵。始含恆幹。味其言。倘佛氏之所謂解脫。與此可以塞蘭
史之悲矣。蘭史足下。人生世間。若夫嬪若師弟。若朋友。當其聚
時。覺可常樂。事后思之。何者。不如露如電。如夢幻。泡景也。今蘭
臺先生墓有宿艸矣。余與蘭史伯懷。天各一方。風雨如晦。追維
疇昔。在焮燔庵。觀陳其年填詞圖時。又可得邪。一余過際。漫
長夜。千秋萬歲。祇此空名。身存寸心。差知耳。孺人所作。幽曲纖
峭。感人肺腑。益雖苦吟。正宗之士。或未能過得。蘭史張之。其足

以信今傳。后無疑也。孺人名霽。字佩瓊。南海人。光緒庚子三月。如皋。冒廣生敘。

李審言融齋類稿四句集敘

吾鄉劉融齋。熙載中允。少溺于學。道光甲辰通籍。右借公私書。閱之粹然。鄉道一適于沖融夷憚。遂其自適之趣。蓋其為李。汎濫于諸子百家之說。頗以秦州王心齋及鄉人韓樂吾兩先生為宗。此集乃咸豐壬子自定本。時先生年正四十。故以四句名。而學已底于大成。逮其后。譚李滬瀆。刊所著書。雖視此稍有改易。篇目然皆元本。斯集立為根幹。其枝葉扶疏。則與年俱進。非有子雲之悔。而以其少作為不工也。集凡四卷。文第一。詩詞曲第二。訖吾集會意編第三。習菴瑣言文法易來第四。先生之意。因此有少年三言。微近豪傑入道。時露亢厲。又多以禪悅為味。

慮為世所詬病。大加芟蕪。盡推其牙距而后已。至于歲莫。乃甘自晦。適積然為蜀莊之沈冥。士遂以儒林逋之。先生之始願。固不及此也。先生昨非集自敘云。此集始名四句集。中所編。大率四十以前之作。先生故不諱之。惜其語精詞粹。刊本頗不具。則此書誠宜亟為流傳。以存先生蚤歲著書之梗槩。先生昔之高第弟子。尚有存者。與海內人士。服膺先生之教。固皆願聞其最目。引為快。余幸得從故家借彙。臧之醫笥。元書寫本有圈及評語。一仍其舊。先生與陳戶部廣德最善。評語即出其手。陳為乙巳進士。著有蕉根集。安貧樂道。與先生同為鄉里所重。而其繫身自恣。亦如先生。附書之以告后之讀先生是書者。光緒甲辰四月同縣李詳。

李審言端虛室贖稿序

合肥蒯君禮卿。以光緒壬寅冬督饘儀棧。次年二月回江寧。余問幕下銜官。抑有明春岩張水屋其人乎。曰有。鮑君紫來。四月余過儀棧。亟延鮑。至曰不可不定交。紫來一見。即誦余辛卯八月游焦山記。余怪何從得此。則謂取之趙君廉昉。廉昉余內弟。亦依蒯君。于是竊笑吾兩人先以文字為縞紵之贈。而相識其後也。紫來素工詩。每有所作。必寫示余。間以近詩報之。紫來平生好交朋。多識老輩聞人。一長一執。侮之不絕口。年祇六十。物色年少有才者。為尔女之交。久宦不達。鬱賦詩自遣。陰求其人。以有託焉。紫來之志可閔。而其虛懷樂善。為不可及也。蒯君既去。繼者為南陵徐君積餘。待君有加禮。且為之規畫生計。余貽書賀之。云有此府主。何假半通之銅。為以禿翁名籍終足矣。后有致君于浚陽者。君謁后。與余高出處。余曰。渠好苛禮。非

君疏散所宜。且徐君誼厚。奈何弃之。君躍狀起曰。吾具此志。已決。卿激君一發耳。君依徐君久。辛亥七八月間。猶一再通問。右遂无耗。癸丑客上海。徐君告余曰。紫來死矣。余聞之。泣狀不自勝。紫來年几七十。以天年終。不為夭。獨惜其以時會煎迫。而紫來適當其厄。不可不謂之非命也。紫來沒后。意其詩為蠟車覆。說之續。將就徐君問之。而徐君適出。紫來詩二冊。屬余校政。云紫來晚交二人。一君一劉龍慧也。其盡為敘。紫來淞產。沐浴先輩膏澤。于人世玩好所宜致思者。略得其要領。足以應人之求。故其為詩典贍道逸。託體貞亮。有鹵冷諸老遺風。而晚奉府主如徐君。生既重紫來。死且為傳其詩。庶几于紫來有終始者。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无恨。紫來有知其亦可以无恨已夫。

李審言秋水軒筆記序

莊君紉煉以進士改官劇邑。所之有嗜。嗣以道員需次湖北。復擢用矣。辛亥國變。后僑居滬上。以文字自娛。好踪跡當世人物。禿翁如余。亦在君矚眄之中。遂定衿契。君工于紀述。言不旁鶩。所著秋水軒筆記。博綜掌故。洞悉物情。往。取古徵今。以佐其議論。而資為龜鑑者。可十之六七焉。紉秋自言以朋友為性命。以著述為膏粱。雖客人海冶游之數興之所寄。惟與柔翰奇觚為緣。其風花之過眼者。猶一瞥也。近緝其筆記。都為一帙。授余讀之。要以余前所偏者為本。惜昔唐李肇言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諱嘆。則書之。歐陽公歸田錄。至舉以為法。余謂紉秋此書。猶懲其助談笑一語。其它則无不與之合。校之今日偽為升平。稟事秘辛。及踵牛奇章。周秦行紀者。其

設心固加人一等。而于野之言有徵。益為可信矣。揚州興化愚弟李詳謹題。時方在肺病呻吟中也。

李審言疑雨集注序

詩有六義。其三曰比。在古原與賦興分編。孔子合之。令人各揣其意之所在。鄭衛之詩。多託為男女慕悅之詞。而鄭卿即賦之以見志。未可以姪褻視也。古詩十九首。猶具此誼。至于夜讀曲諸歌。則一意淫放。蕩不可稽。比几于賦矣。唐之義山。以格詩寫之。寓意最工。其姨子韓氏。致堯和之。義山之誣。有吳江朱氏為之表章。致堯詩。近有吾友震君。在廷著香簾發微。李韓之詩。皆知其有為而言矣。明之李葉。金壇王次回。出所著疑雨集。彖集此體之大成。其侔色揣稱。盡態極妍。讀之使人迴腸傷氣。猿薄子弟。為其所惑者多矣。狀以回寔負沈博絕而之才。以意遣

詞而隸事必古。雖以通儒猶不能盡舉其所出。其集之不敏于
天壤者亦以此。今之耆次回詩者能誦其詞。試詰呂某隸某事。
往。瞠目至謝不敏。无他。憑虛易循。徵寔難悉也。余同門友丁
君秉衡以餘事注此。舟車所至。攜以自隨。歷數十年。始寫有定
本。余請而觀之。則一一疏豁。略无滯誼。次回所誤用者如竊鉄
同欄諸條。能證其誤之所由。又攷次回所與往來者。綜其貫履。
其人多不通朝籍。君乃展轉得之。可謂甚難。所惜于画壁蒼
煙。陸士龍句。未知其審。君頗引為憾。余謂无害。文選注為最古
矣。然金章盈筭。秋儲競巧。吾家崇賢不能悉也。于崇賢亡損。
然則此與君何損哉。况君于江數描摹。徵之南史。能糾近刻改
江為強之誤。又足自多矣。君曰善。姑以剞贈子。其為我點勘。著
以姓氏。余徇君之請。特附鄙說于內。一泰山之豪芒耳。將付友

印行。紀其屋略于右。所以託吾丁君。且使世之讀者。毋以銳思流俗為病也。時宣統庚戌四月。

李審言蔣平叔遺詩序

江寧蔣君蘇。平叔昆弟。年始十許歲。各以才名。余往客江寧。未識也。蘇。平叔昆弟。已能誦余文字。辛亥。轉徙上海。平叔以遜國前死。遺詩數百首。其母夫人如長吉之阿嬈。珍棄勿出。蘇。平叔請編為數。甲寅。授余勘定。余觀其詩。有蟬蛻鴻舉。遺世獸三之槩。又似蕉萃失職。趨然不能為懷。而以孤墮賈太傅自詭。亟。以鳴其不平者。平叔名家少年耳。才宜薰衣。弟面躡高。後問體中之不暇。奚事此業。其獨耆此。而以聞見瘵傷。煎其年命。昆弟泣孤童。生長等。且。有見于世。而坐弱一个。此蘇。平叔所痛欲傳之者也。余觀古之才士。如謝惠連。徐悝。皆蘭綺世族。

无豫人事。而謝則云平生无意志。少不嬰患。患如何。乘苦心。况復值秋晏。徐則云少年負壯气。耿介立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俱以襄抱奇偉。不遂其志。卒致短折。平未有謝徐之志。而年猶遜于二子。謂非才之天閼邪。余既已論次其詩。而書此以尉蘇。其白于母夫人。謂世尚有牧之義山。為能侍通眉。一生庶几可以弭悲也已。

李審言題英温叟清溪泛月圖

繆執風先生為人倫領袖。海內談士。依以揚聲。余與温叟白石。同館礼卿觀誓所。獲侍執老。奉手受教。日招余三人及江寧程君一夔。賃一小艇。子沿緣青溪之間。垂柳蘸波。雲景半翳。窗納遠岫。風吹虛襟。已而月上半規。漸映四際。林鳥振尾。游魚躍空。置身虛明。皜然不滓。還飲于金陵春。越醞引滿。吳語豁囊。扶

寸肴修味。諭方丈。集后數日。白石即景為圖。追撫未失。贈之。溫
突臧弄數年。頃者裝池。屬為小記。時抗風。離校中書。往來京輦。
礼翁白石。先后周喪。一變久不相聞。余則樂銜郵。老病慵疏。
溫叟遼落。寡懽。棲止未定。追念前塵。惻愴人世。不覺涕之橫
集也。

李審言李忠壯公家傳書後

李忠壯公臣典。以良家少年。從曾忠襄公吉安軍。轉戰數省。每
上功。輒首列。妻拯忠襄于危。忠襄倚為左右手。從攻江寧。圍合
久不下。時蘇常俱復。忠襄恥獨后。憤欲死之。再齧龍膊于地道。
募死士先登。公與諸將誓如約。地道火發。城搗二十餘丈。公首
烟火。磚石直進。傷及要害。城克而病。遂死去。城破僅十許日。
曾文正上公首功。奉上諭。李臣典誓死威賊。以倒口首先衝入。

衆軍隨之。因而得手。寔屬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賞
穿黃馬褂。並賞戴雙眼花翎。而公已先殞。不及拜受。恩命。忠襄
咨于文正。奏請優恤。有旨。將戰功宣付史館。並于吉安。慶金
陵。建立專祠。一時公私記載。咸无异同。余兒時聞村優敲鈺唱
克復金陵歌。亦首及公。大功在人口。宜无沒。也。雲南鶴而鎮
總兵朱公洪章者。先登九將之一也。右諸將死。獲落不耦。與劉
公連捷為曾忠襄檄留江南防營。陰以報之。劉公死。朱留防營
如故。甲午。張文襄權江督。命朱募十營守吳淞。以創發卒于旬
朱在江南久。鬱不自得。念昔与李公誓死登城。李歎膺懋賞。
身猶碌。與偏裨伍。所奉主帥及同列諸將。亡一在者。思傾李
公以為己地。昌言于人。謂曩者之役。余定先登。李資高適卒死。
主帥與朝廷務。張之以厲將士。故李獨尸大名。此語一出。好事

者爭為訶訛尉朱。且述其語云。李克城。次日傷殞。忠襄尉已。以李列首。右謁忠襄。語稍不平。忠襄出鞞刀授之。曰。奏名易次。吾兄主之。寔懜客李某所為。盡刃之。又言王氏闖運湘軍志。乖曾氏意。右屬王氏定安改訂。亦緣官書未改云。其盡屏文正原奏。及公私記載。為此繫風捕景。不可踪跡之詞。營惑眊聵。甚可駭怪。夫攻金陵。提鎮死者甚夥。何獨于公。以死旌伐。文正手書日記云。至信字營。見李臣典。該鎮為克城第一首功。日內大病。甚為可閔。又云。聞李祥雲病故。沅弟傷感之至。蓋祥雲英勇。異常。克復金陵。論功第一。据此。則奏名列首。固忠襄意。懜客李者。中江李鴻裔也。論功之奏。數及殿最。李安敢以私見撓之。又王氏定安修湘勅記時。忠壯于孫。不在顯列。无所顧忌。湘澤之志。既乖。曾意本非官書。東湖觀再起。一意媚曾。又何不可改正之。

有凡此皆不攷情寔之過也。忠壯之子諱義信字蔚廷者。從忠壯軍中。共勞苦。預見此事。時告其子。為异日容兒祖德之述。蔚廷官江南奇兵營游擊。以勞卒官。子世由。改籍安徽廣德。舉進士第。忠壯武達。孫履以文通矣。與余善。以忠壯家傳見視。且思俗語不寔。流為丹青。屬余据書正之。余謂忠壯與朱公。冒礮火。投軀死地。徇主帥旨。豈復有毫末富貴想。會有天幸不死命也。忠壯爵賞不逮生前。其亦已矣。朱公佗然失志。黃金橫帶。未嘗一日稍厭其望。嗟。惜大言用以自豪。亦人情耳。奈何竟据為寔錄邪。

李審言陶君湛春行狀書後

湛春陶君之沒。余客于外。念昔一邑之中。莫適任患。君搢拄其間二十餘年。與吾友陳君惕。廣為印。蟹之相濟。緩亟有敏。不以

在亡為辭。自惕。廣沒。君更事既孰。一以毅力持之。其于及身利
害所涉。絕不為毫髮計。至事之成。恢乎若元容。心非烈丈夫
不克臻此。而君則已死矣。當癸巳。君與惕。廣倡修天妃兩閣。
以堵鹵水倒灌。資无所出。議權時借倉穀。則犯眾所不避。萬夫
唯。爭射一招。時先師淮揚海道桂林謝公。獨是其議。牒下如
令。余館署中。為之騎驛。君與惕。廣或時飛書告亟。余具白謝公。
悉允所請。鎮海劉君楚香。初攝縣符。鋒穎銳。帥以旺命。而
制府新寧劉忠誠公。則終始優饒之。凡開之成。此三公力也。予
從惕。廣如散棋之輔。集事若不濟。予與惕。廣一蠲丘之漿。貧者
耳。君且破家。而君獨不為憚。此其不可及者。又辛丑壬寅之間。
懷寧陳君曉珊署鹽令。遵朝旨興。級學堂。斥城西僧寺為之。
延惕。廣及余為教習。屬君鳩材庀工。浮僧嫉愚民。謂偶像汗出。

且降大禍。群不逞之徒。率集數千百人。往毀君室。狼藉涂地。陳君大怒。將竟其獄。逮捕數輩。偵牒四出。君請罪其首謀。餘悉不問。陳君怪君以德報怨。陰定服之。君終佐陳君興學。逮于成。立而后即安。此役也。惕戶與余皆徵幸苟免。君獨罹其厄。惕戶遂有江西之行。而余亦游滬上矣。凡此二事。与君共歷夷險。至今思之。歎為心悸。惕戶之逝。余之質喪。君后惕戶十年。又復化去。余以僕狀一變。讀君行狀。念昔相从之足。書之如右。以補狀所不及。昔韓吏部柳儀曹。率善為此。惜余筆弱。不能仰副。前哲然欲致于君者。意元不盡。亦以驚翔之鳥。悲其所鄉也。時甲寅冬月廿有五日。

徐仲可丁修甫小槐移聯存序

聯語始于孟蜀之餘慶。長春十字。實為桃符。至宗乃推而用之。

于楹柱。蘇文忠真文忠朱文公皆有所撰述。元明以后。作者漸夥。逮及有清。則見于紀載者益美備。顧唯操選政者衰而存之。未嘗有埒帙也。有之。惟吳信辰之松厓對聯。陳鍾祥之楹帖。偶存楊芝香之楹帖。新裁俞曲園師之楹聯錄存而已。比得丁修甫前輩小槐移聯存讀之。則俊逸清新。蒼澁雄健之作。兼而有之。君家素封。富藏書。又承尊父竹舟主政。仲父松生徵君之教。勸學著古。泊然聲利之外。及家落。能食貧自守。清尚卓逸。誠有異夫流俗矣。所著小槐移詩。既卓然成一家言。餘事及此。亦且不朽。是非破萬卷。理萬物者。而顧能之邪。往者同居京師。天下承平。君服官之暇。輒過予談。執問亦並車出游。晡出而夕歸。一日。飲韓潭伶家。酒闌。互集成語為聯。互彼此之字于句中。以相謔。君曰。仲氏吹篪。可人如玉。予以蘭木修。玆鱣甫。荅之。君

顧予笑曰。蘭凋木修。王融樂府也。節一字非成語。當罰。將手
巨觥。強予飲。予長跼乞免。乃相与大笑而別。其后予僑滬久。君
以事赴甌。數道滬。必相見。極論文之樂。時亦飲酒歌呼。詼調酣
嬉。以為娛。侵尋十年。君墓木拱矣。世變日亟。風足道喪。三復斯
編。其能亡人。往風微之歎邪。抑予歎有感焉者。宣統辛亥夏。予
客長沙。聞君赴。距清亡半稔耳。以君之先富后貧。不怨不尤。而
能守固窮之節也。及其不死。雖適國變。哥黍離。必不至自託于
遺民。以盜美名。弋厚糈。而自絕于廉恥之途。可斷言也。嗟夫。侍
徐珂。仲可序。時民國九年四月之植樹節。

徐仲可。宋景濂。濮川八景唱和詩鈔本跋。

董君詢。五風。足好事家。富藏。奔善鑑。別以函紹其家學。蓋自
其高祖。菽中先生。以還。飛聲執苑于君。五傳矣。君以從事。禺筴。

倚海上風雨一廬。守缺抱殘。晏如也。一日余過君廬。出宋景濂
濮川八景唱和詩見。眎則葑中先生手鈔本也。先生為桐鄉。採
涇人以敬恭桑梓之誼。而并其里中高賢之詩什。而心儀之手
錄之。君善述祖德。保存縹緲。固皆人所難能者也。世有高門幼
族。華廡依然。而楹書寥落者。可以風矣。

況夔笙織餘瑣述序

織餘瑣述。泰半述蕙風之言。間有一二心得。蕙風容或弗克辨。
是則關係性靈。于掌錄舌學。曷與焉。滌昔壬辰春。清姒始來歸。
綢髮覆額。燎釵爾。嬰媿爾。未能任織。何有于述。越數年。略能通
雅訓。諸字誼。耆讀稽神。括異諸小說。唐宋名家詩詞。夙埒靜近
士行。其所匹。嬾則又涑水所謂迂夫。訖斯夕斯。形影而神明之。
環堵之室。圖帙四壁。同夢虜其中。百年猶不足。曷止偕老云尔。

嘗戲語蕙風。吾二人誠比目魚。而非鯈。迺是蠹。介時或粉匿
脂盡。羸縲入故紙堆。需之亟而弗獲。則相眄而笑。當是時。亡論
塵事淡忘。雖飢寒曷嘗為意矣。如是者。又有年。耳目之所近習。
一書癡外。无非書。與夫書之類。積濡染。與俱化。則並己而亦癡。
古今學修之塗。唯癡為能詣精。而亦非可就致。吾清似近十年
來。然脂弄墨。能為數十數百言。而瑣述。于是虜作。即吾清似亦
冉。老矣。以二十餘稔珠玉華茂之光陰。塵乃易此。一知半解。
零星冷澹之陳跡。吾清似感慨係之矣。清似述蕙風之言。鯈矣。
襟佩以報之。謂何惡可亡。迷吾清似者。蕙風躡蹻之士。謀生拙。
耆好多。嘗見一舊本。一佳拓。市估居奇。索高訾。欲得則絀于力。
舍去又恫厥心。志忘不能以自決。則據梧沈嘿。若坐忘。清似習
見乎此度也。曰。欲之斯受之爾。曰。直安出。曰。某衣在笥。適未易。

質劑也。猗與凡吾清奴所可述。庸有逾于此者乎。若夫瑣述之作。並世金閨諸彥。耽玩羣籍者。優為之。烏足為增重。然而眾人固不識矣。上元己未先長至四日。臨桂況周頤序于海上賃廡之天春樓。

況夔笙東海漁詞序

光緒戊子己丑間。與半塘同客都門。于廠肆得太素衛人所著子章子及顧太清春天游閣詩。皆手稿。太清詩楷書秀整。惜詞獨缺如。其后僅得聞東海漁歌之名。或告余手稿在咸伯希處。得自錫公子。或曰文道希有傳鈔本。求之皆不可得。思之思之。二十年于茲矣。癸丑十月。索居海隅。冒子甌隱自溫州寄東海漁歌來。款牀炳燭。雜誦竟焉。低徊三復。而涵永玩索之。太清詞得力于周清真。旁參白石之清雋。滋穩沈著。不琢不率。極合倚

嗚消息。求其詣此之由。大槩明以後詞。未嘗寓目。純乎宋人法。乳故能不煩洗伐。絕无一豪纖艷。涉其筆端。曩聞某書。語謂。鉄嶺詞人。顧太清與納蘭容若齊名。竊疑僂美之。或過。今以兩家詞互校。欲求研秀。詔令自是容若擅長。若以格調論。似乎容若不逮太清。太清詞其佳處在氣格不在字句。當于全體大段求之。不能以一二闕為論定。一嗚一字為工拙。此等詞無人能知。無人能悉。夫以絕代佳人而能填無人能悉之詞。是亦奇矣。夫詞之為體。易涉纖佻。閨人以小慧為詞。欲求其澁穩沈著。殆百无一二焉。近歲南陵徐氏刻閨秀詞。至百家。吾未見太清其人。也。末世言妖競作。澁文周內。字內几无完人。太清之才之美。不得免于微雲之滓。變亂黑白。流為丹青。雖在方闡駁足之士。或亦樂其新艷。不加譽而揚其波。亦有援據事實。鈎攷歲月。作

為論說。為之申辨者。余則謂言為心。嗚。讀太清詞。可決定太清之為人。无庸斤。置辨也。余有詞癖。唯半塘寔同之。曩在京師。搜羅古今人詞。以不得漁樵二哥為恨事。宋朱希真樵歌。及東海漁哥也。泊余出都后數年。半塘乃得樵哥刻之。今又十數年。而余竟得漁歌。而半塘墓木拱矣。嗟乎。一編幸存。九京不作。開茲繚帙。能亡愠。以悲邪。東海漁歌。凡四卷。缺第二卷。曩閱沈女士善寶閨秀詞話。得太清詞五闋。录入蘭雲淺夢。屢筆記。今此三卷中。適无此五闋。當是編入第二卷者。則是第二卷亦不盡缺。惜乎不得與半塘共賞會也。

新古文辭類纂馬十五終

新古文辭類纂卷十六 序跋類十二

諸暨蔣瑞藻纂集

馬通伯讀法言

昌黎亞荀卿于孟子。是誠竺論。予讀荀氏書好之。嘗著論明其
惜。若揚雄者。昌黎推為大純。與荀卿氏并舉。后世尚論者。卒不
易其說。自予觀之。非其倫也。方雄之艸玄。撰法言。寂寞傲晚。陋
巷之中。湛思孤往。彼遂真以仲尼自尸。夫以聖人之道之大。而
雄乃欲以言語摹肖之。當是時。王莽亦竊假周公。條教誥令。莫
不依飾經術。雄直為其所給耳。何則。彼周公固仲尼所寤寐欲
親見之者也。高明之士。往。躡求非常過分之等。其蔽也。或反
昧于庸人之所及。知王仲淹續詩。與春秋。朱子譏其欲為仲尼。
而不知漢魏不足為三代。予謂世變雖大。要在有所衷擇。仲淹

之書。歎。歎。取也。雄之書。則何為者邪。雄豈汲。于利祿者。竊聖人。以自尊。巧相直。而得莽。卒以裂其生平。悲夫。使雄之文。非出于摹肖。一放意為之。當愈可快。狀其詞。要已工。昔司馬君寔好雄書。稱其道。孟荀不足擬。蘇子瞻則并其文。深譏之。雄之長在此。不在彼。二公固皆知言之徒。而所稱若此。何哉。

馬通伯讀統文志

班氏序六執言古之學者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右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誼逃難。使詞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幼童而守一執。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日自蔽。學者之大患也。嗚乎。此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蓋聖人之術。大者內足以軌度其志體。外足以經世育物。若

夫訓詁文字之學。亦儒者之所有事。狀志獨區。其類曰小學家。則古聖人三教之大。未遂可以小學域之也。夫經術莫盛于漢。而當時通儒之論。乃若此。今之述漢學者。蹈其蔽而適犯其所。朝亦見其惑也。太史公以老子韓非列傳。獨推孔子世家。斷之曰。至聖言六藝。則折衷孔子。于孔子仕止進退生卒。皆謹書之。而其自序述父談論六家要指。則謂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彼其推孔子也。如彼。而其論儒者。反出道家下。又絀之如此。昔子夏以文學教授。而孔子告之有君子之儒。小人之儒。莫不有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昌黎韓氏言孔子傳之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其后士果有奮起千載。明衛本際。廣大而紹孔氏不傳之絕學者。嗚乎。司馬氏韓氏之識。其殆已。

及此哉。而固乃反譏。遷論大衛。則先黃老。而右六經。夫遷學儒。學崇孔子。衛。曷嘗右六經。特病世儒之習經者。如志所云。夫何譏焉。吾聞之師曰。班氏執文志辭甚高。与其它所為文。異甚。攷司馬貞史記索隱。則知多出劉向別錄語。而固取之者。蓋文高下不可假如此。夫豈獨文高下不可改哉。予讀志所序論。意固之譏。乃皆不至此。則其譏遷也亦宜。

馬通伯讀九歌

余讀屈原文。高其詞。悼其不過。意其始贊懷王。必有卓犖大計。過絕人者。今所傳自離騷以下。皆原放斥后所為。九歌旨詞。尤不可驟曉。王逸僞楚俗信鬼好祠。必作譎樂鼓舞。原陋其詞。為作九歌之曲。陳已寃結。且風諫。故章句錯雜。是說也。余疑焉。假令原欲自言志。奚託于事神。事神乃陳已寃結。神其瀆矣。其

身既疏遠。更欲致其敬。固不可驟曉之。詞為風諫。何其迂計者。
與。且吾意古君子。雖甚不得已于天下。其孤懷湮鬱。不斬白於
塗之人。決也。原奚喋。至如此。及讀漢祀郊志。載谷永之言。
曰。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助卻秦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
危。乃知九歌之作。原承懷王命而作也。推其時在離騷前。太史
公稱原博聞彊志。明治亂。嫺詞令。懷王使原造憲令。上官大
夫見而欲收其州。彙原不與。因讒之王。曰。每一令出。原曰。非我
莫能為。懷王怒。疏原。豈自矜其能者。然當時為文。要无出原
右。彼懷王。謾詞告神。舍原誰屬哉。懷王十一年。為從長攻秦。十
六年。絕齊和秦。旋以怒張儀。故復攻秦。大敗于丹陽。又敗于藍
田。吾意懷王事神。欲以助卻秦軍。在此時矣。故曰。舉長矢兮射
天狼。天狼者。秦分野也。其后十八年。与秦和。張儀來謝。原使从

齊來曰。何不誅儀。二十年齊湣王為從長。又合齊而倍秦。二十四年復與秦和。楚之衰自懷王始。今讀原所為詞。前右著其事。神之敬。无已之情。雲中君見神。祝之无私。湘君湘夫人。反復于盟誓之不可信。修政之宜及時。河伯非楚竟內山川。遙望僭祭之非礼。即神所弗格。山鬼明婬祠。禱祀之亡益。而大司命少司命。因其祈福上陳性命之情。祝宜子祓不祥。而隱動其為民父母之心。至所謂事神若鬼。欲以助卻秦刺者。則為盛言當時声色之娛嬉。兵禍之慘怛。利害明白昭著如此。倘所謂卓犖大計。非邪懷。王不寤忠諫之旨。竟虜于秦。為世大僇。无足怪。乃至千百世讀其文。亦无能通知其意者。或且疑其章句錯雜。悲夫。古今貞臣烈士。孤苦不可告語之衷。不吾知則已矣。而禍釁卒構于家國。茲屈子所為痛心也。甚矣哉。兜童之見也。當懷王時。

乃欲持孱楚楫鬼神以卻虎狼之強秦也寧有幸乎哉

馬通伯讀伯夷列傳

太史公書列傳七十首伯夷傳其言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攷信于六藝此自明其作述誼例所為成一家之言者也雖其好奇多恣撮拾灰燼之餘上下數千年間去取不无抵牾要之必本于仲尼仲尼不稱由光由光事雖流俗傳信宜其不道且仲尼之所為傳伯夷者固異當周之興彼伯夷未齊者既兄弟歸周矣周有天下天下所禱祀以求者也彼伯夷未齊乃獨餓死韓愈氏傳其非聖人而自是窮天地亙萬世不顧則其行不為當代士論所嘉與亡惑矣而孔子顧極傳其為人伯夷自為詩悼黃農虞夏之沒蓋怨誹特甚而孔子乃稱其无怨抑伯夷又匪歎窮于人也惟天亦若助厄之者悲夫伯夷餓死顏淵

天人能宏衛。无如命何。自夫子稱之。而遂哇拖。存世。故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君子疾沒世而名不傳。古之仁聖賢人。孤行其志。其於戾頓萃于身世間者。不受之于吾心。即天與人舉亡能相困。彼其立意較然。固非有所冀幸其后。然而人事之窮極。天道之不可必知如此。使无聖人為之推大顯白。一暎而萬祀不厭。即后來者。曷以勸焉。且所貴乎立言者。為其能樹立持獨見。不鹿。隨俗就敵。為常說云尔也。文字興而人類之生世者。皆有所託命。太史公發憤著書。褒譏貶損。以廣續孔子之為。倘所謂明于天人之際者。邪。或曰。列傳始伯夷。蓋以存君臣父子兄弟之倫。次管晏于朋友。夫始相勸勉之誼。三致意焉。傳曰。作易者有憂患。吾于遷史亦云。

馬通伯讀呂氏春秋

古之著書立言者。往。篇終敘述已意。孟子陳堯舜以來。聞知見知之統。莊子天下篇之論古道術。其旨趣類弘遠。下至司馬遷班固。亦各有自序。言其誼例。獨呂不韋為春秋以十二紀八覽六論為綱。而所謂敘意者。即閭廂十二紀后一若亟。不暇待其詞之畢者何邪。余嘗取而讀之。曰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甲子朔。良人請閱十二紀。文信侯曰。常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既著其年時。又必著其書之出。文信侯者何也。曰黃帝所以誨顓頊。託言己所以誨始皇也。中言法天地之道。而曰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俛而西望。知之日俛而西望。正所謂上揆之天也。后復綴呂青茅豫讓事。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其事与前所稱絕不類。讀者

疑其錯簡。烏乎。此微言也。不韋以太右事。懇禱求自脫。乃進嫪
毐。及始皇八年。毐封為長信侯。益驕恣。明年遂以反誅。狀則秦
之八年。其殆日表側之時乎。不韋慮禍之及己。中立而兩利之。
一託于君。一託交友。而預言于此。以自飾其不舉發賊君之愆。
又縣其書咸陽市。誘之以金。使衆共睹。庶可告无罪于天下。彼
豈真謂其書不可增損一字者哉。揚子雲恨不生其時。筆金而
逆識。闇如此。宜其見欺于偽莽矣。不韋之作春秋懼駝而作也。
太史公知之。故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謂其知有遷蜀之禍。而
為之也。豈謂遷蜀后始為書乎。明方正學先生以此譏史公
之失。亦疏也。姦人趨避之術之工。可謂至極。世固有禍機猝發。
點者翻持正論以自解免者矣。而不韋卒坐毐死。不韋書言法
天衛。不知天衛固惡偽巧。身珍族夷。為后世笑。此其所以為大

愚也悲夫。

馬通伯桐城耆舊傳序

余既論次吾邑名臣忠節循吏儒林文苑考義自前明以迄近世百數十人為桐城耆舊傳二十一卷附列女一卷乃謹敘其耑曰烏乎一代人才之興其大者乃與世運為隆替觀于鄉邑而可知天下豈不信朕哉蓋當燕藩奪統吾鄉方斷事法以遐方小臣不冒署表自沈江流歛后齊廉使之鸞余廉使珊及先太僕皆以孤忠大節與世齟齬陵夷至天啟左忠毅乃死于璫禍千載有至痛焉而明之社稷亦遂淪胥以亡當是時鉤黨方急方密之錢田間諸先生于閭闕亡命之餘猶沈潛經籍纂述鴻篇風會大啓聖清文治遠邁前古于是吾邑人才右先迭起彬彬稱極盛矣而方姚之徒益以古文為天下倡海內言

文章者必推桐城。而桐城之文。遂為宗于天下。吾嘗陟考峽。投子之巔。望西北。曾巒巨嶺。隱然出雲表。而湖水迤邐。蕩瀟于其前。因念姚先生所傳黃舒之間。山水奇杰之氣。蘊蓄且千年。宜其逼極而大昌。又竊怪今者風流歌絕。何其蹶而不復可振也。豈不以師友之淵原漸被。淪而日薄。士或數典而忘其祖。聞見孤陋。不足感發興起之興。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蓋言邇也。仰前哲之芳躅。悼末俗之陵替。文獻放失。余甚思焉。曩者先大父嘗有龍眠識略之輯。遘亂亡。佚郡縣志乘。又缺略不全。余唯傳記之作。蔚然成一家言者。必竊取遷固之遺法。本末翔寔。而一掃諸疋馴。始足廢敬威美。誘迪方來。因不自揆。乃彙羅載籍。會梓舊聞。著為此書。烏乎。吾之述此。第及一縣之地。遠不出數百里外。而上自名卿碩輔。以逮文儒忠義之彥。操行不

一要皆特立于一時。而不可泯沒于后世者。吾鄙之士。苟一閱覽。非其先祖。即其邦之老成宿望。世近已則忻慕之情切。耳目所能逮。則疑沮不生。而兩朝之學術風趨。咸裒得失之林。亦略具于此。又欲令異世之承。李治國聞者有攷焉。光緒十二年春。馬其昶撰。

馬通伯莊子故序

莊子之書。自前世皆列道家。道家祖老子。孔子當周衰。以聖德不得位。序詩書禮樂為儒宗。老子生。並孔子。孔子所嚴事。當是時。其術未大顯。至戰國。孟子尊孔。攘揚墨。至力矣。无一言及老子。吾意老子遁世無悶。隱君子也。其淡泊清虛。不大異孔子道。不然。孟子排異端。必不釋老子不置論者。世益陵夷。狙詐爭戰之風日熾。賢者自放。不得志。痛諸時諸侯。王亡慮。皆為民害。而

世儒又貌襲多偽。乃發憤取老氏之說。務推本言之。以拯其失。則莊周之徒興焉。其詞洗滌放恣。以適己。其意則重可悲矣。秦得天下。益尚詐力。燒詩書。民萌凋瘵。天下滋欲休息。慕黃老之無為。質文并尚。時各宜也。上自文景之君。蕭曹之相。國儒者司馬氏父子。賈誼之論。大衛皆右黃老。黃老之季。于是為極盛。而諸儒老師。區守詩書。燬弃之餘。菟殘討遺。用力至勤。苦六經始萌芽。向明。黃老專術之稱者。千餘年。浮屠氏乃益乘間入中國。正始以來。士大夫尚清談。崇高致人。言老莊。卒放弃禮法。天下大亂。老莊氏之教。外形骸。生死寧靜。自勝。王衍何晏之倫。溺心執物。殆不啻與之背馳絕遠。而老莊不幸蒙其名。是故其學盛于漢。而極衰于魏晉。道不軌于中庸。循其末之弊。固將亡所不極。狀苟得其本志之所存。其為禍豈至是哉。初浮屠之入。

中國也。詞至猥淺。老莊既為世詬病。高明邁俗之士。知名物訓。故之學未足。彌道之量。乃竊其說而增益之。于淨屠弘闡而精研。至不可究詰。烏虜道家散而釋氏興。雖以程朱大儒昌詞排之。不能驟絕其流。豈擴清之功不可冀。與抑士之際。佗失志者多。樂其說以自廣。與不然。則其道果有可自立者存也。莊子書詞尤高。好文者尚之。壽后為注者百數十家。獨郭象注最顯。陸氏釋文多存唐以前舊詁。自象注及諸家。益各用己意為說。本旨荒矣。余讀其書。為喪取羣解。略發旨趣。要以通其詞為歸。嗟乎。莊生之言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又曰。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悲夫。余讀其言。未嘗不慨焉。流涕也。光緒二十年冬十一月。桐城馬其昶撰。

釋文傳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无。禠。余謂外禠二篇皆以
闡內七篇之誼。其分篇次第。果出自莊生与否。殆不可攷。其間
皆不无孱益。以其傳久。故一仍之。其讓王。呂下。四篇。舊次列禦
寇前。狀自蘇子。瞻輩。皆斷其偽。今觀之。歎信。太史公稱其作
漁父。盜跖。胠。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世所號儒者。
皆託為孔子之徒。今胠。匿。所言不及孔子。弟。絀。儒。信。老。是其誼
矣。若盜跖。直詆訾孔子。是殆假為之者。讀史公語。未嘗耳。且又
烏覩所謂老子之術者哉。非史公所見之舊。其為雁決也。因從
宣穎南華經解例。退其篇目。附于后。又姚姬傳先生謂漢志。莊
子五十二篇。郭象存其三十三篇。狀今本經象所刪。猶有禠。入
可決其非莊子所為者。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書而為象
去之矣。昔王伯厚緝莊子佚文。今賈益采掇。彙而存之。亦猶姚

先生之志也。其昶又記。

馬通伯素光閣讀經記序

仲寔治經。自與余同學易始。余略涉易詩書旨趣。遂及秦漢子史。下逮唐宋瑰瑋之文。修正之詣業。庖而力孱。勤苦而寡所獲。而仲寔則搏拊于經。凡十有餘年。而十三經畢。委心前訓。不得于衷。乃下己意。其說成而徇余言。削之者幾半。今存者猶二十六卷。烏乎其勤也。余對之。未嘗不自憾其多歧。而仲寔不忌其始事之同。敏也。願得余一言。敘其端。余讀前史。執文志。嘆其著彙浩衍。莫可殫數。隨唐所入。視漢什百焉。宋明既隨唐。又什百焉。然而自漢迄明。書之蕪落就湮者。尤往。什百其所入。不幸而史遺不錄。則益亡。覩耳。其間唯託業經術者。于道為尊。故古今說經之文。充棟道尊。想吾說之乖于聖。託業者眾。病吾

說之同于人。是是經者。窮垓垓。絲万禩不敬者也。託之以存難。存而誦習于人。也尤難。施孟梁丘之易。齊魯韓之詩。歐易大小。夏庚之書。亡慮皆主學官。師弟子侍業相傳。猶且敬絕。况乃私。誤孤行。斲其麻。載弥久。知其難也。鏢心力于至難之涂。而或不。存。矣。而吾身則既塊狀。无覺久矣。夫亦奚樂于此。虜狀而自。古。鴻生鉅儒。皆甘心焉。而弗悔者何也。吾之寄此身于斯世者。暫耳。千百世上有聖人焉。吾不得而見之也。其言吾不得而聞。之也。吾讀其書。則吾之心與聖人之心可歛然冥契于言議之。表。天下之至樂。又孰有加于此者邪。適乎吾心之獨喻。而非必。果有所待于后。且吾既捐百為屏。群趨而竺古者。貴其自得也。不覩當時之榮。而乃采名于后世。自苦其生。以龔不知誰何者。之慕。惜。寧非僥倖。吾于是而知不尋于今。必有傳于后。此猶有。

競心焉。終其身于聖人之籍。放棄寒闈。而毋或有人之見者存。則庶几其所謂自得者乎。仲寔之學。過吾遠甚。而知之惟余歎深。其勤于業而不急于聞知也。殆與今之學者異。因讀其書。為發其旨趣。以告后之人。亦所以詔吾不恆之愆。用自創云。

馬通伯王謙益先生詩集序

其昶幼侍先子讀書。偶于架上檢得合肥徐毅父先生詩數篇。先子為言。徐先生同時合肥以詩名者凡三人。其時幼不能問其詳。徒意以為古之人也。其后友人孫佩蘭宰合肥。余來視之。因得見王謙益先生。老而善談。方以風正授倡。后進。歸告先子。先子曰。是固所傳合肥三怪。今无恙邪。歲月駸尋。先子之沒已十餘載。今年重客合肥。問知先生猶健在。耳目聰明。不減少壯人。其昶時方治易。砭。少暇。未遽求見。久之。先生聞其來。先施。

馬皇媿出謁。一見即問先子所為四體書。今有存者不更問平
生所與游故人子弟。拳不置。大氏皆吾鄉道咸間先輩。如戴
先生存。莊文徵君斗垣。則皆先子所嚴事者也。自是每見必以
為言。近時士風喜言新學。于老成人殆忽視焉。夫士自負所拳
稍違。异于眾。則群起怪之。此其習尚誠為非厚。雖狀彼其怪之
歎。知其可貴也。今相帥賤簡之耳。先生盛壯時嘗獨身往說苗
汴霖。意氣甚豪。尊酒賦詩。一時名流貴卿暨郡邑長吏。交相
引重。狀卒困于諸生。今年且八十。家有小園。蓄一鶴一漢銅鏡。
一晉劍。古書名画紛錯几席。日拊孤孫吟嘯其中。寂寥亡俚。時
出酬酢。猶不得不降其詞色。與後生少年通殷勤。相款語。府印
今昔數十年之間。世運之變遷。乃如隔千歲。固宜其見于詩者
憤惋而不平也。先生詩前集已排印。今出示其續集未刻者。命

題其後。其昶讀之。悵觸前事。若不知所以為懷。不獨先子音容。邈不可接。即歲時親朋宴集。欲相與從容追詢前代舊聞。環顧左右。誰可告語。獨其義時所嘗意以為古之人者。今猶存天壤間。嗟詩如昔。是可慨也。

馬通伯法言章義序

往予讀法言至卒章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以謂楊假孔。莽假周公。適相直而見給耳。故誦其美而無慙。烏乎揚子而愈无知馬則可。且自韓柳魯王司馬文正諸公。皆咸推揚子。是必此數公者。亦皆愈无知馬則可。烏乎其不然矣。吾師吳至父先生。尤喜揚子書。發明劇秦美新。為刺譏之作。且謂揚子雖祿隱。右之知揚子者。謂揚子之視執利。蓋泊如也。其為說卓矣。顧獨以法言嘆安漢公之愷。為著書者之所不

得已。彼貴人必好人談己人。談之一人不談。則惡其傲。吾身之不容其于書也。何有。君子欲成吾書。則俛嘿以就容焉。彼觀吾書而得其裒譏。疑似之詞。且曰。諺我必章。然偏道嘆羨之也。乃始慙置而相忘焉。故曰。不得已也。竊嘗求其說而致疑也。誠若是。亦何貴有其書。且揚子通律歷。究象數。依隱末秩。无鈞軸之寄。誠欲詭詞。自免。則割秦美新。亦足矣。必載之法言。奚為者。干世論之不韙。而以為法。明告后世。雖蠢无知者。不為而揚子之書。乃有是。何哉。今年李生國松。從余。段方。樸山。姚姬。傳兩先生。手授法言。本。余其說。益。旁。摭。諸家。慎其持擇。為章。誼。十。三卷。余重取讀之。至問神篇。于梁齊趙楚之君。視之。无有。而嘆。谷口鄭子。真之。不屈其志。此揚子所自況也。繼之以或問。人曰。難知也。曰。馬。難。曰。大山。之。于。螳。岷。江。河。之。于。行。潦。非。難。也。大。聖。

之與大佞難也。烏乎能辨似者為无難。朕則揚子之意可知。爾
已。史偁莽敢為激發之行。虛譽隆洽。當時頌莽功。息者朝野
上下。亡慮數十萬人。此政所謂大聖之與大佞難也。並舉莽伊
周。且謂其過之非欲人之辨。似乎向使綴此數章于一篇。其意
旨固顯白。而乃錯出以自紊。斯誠君子譎變。以免于亂世。明詰
之道也。莽之知有所蔽不足怪。獨惜后之人亦歎識其微。惜而
揚子遂蒙詬于天下。抑吾觀其書。既美安漢公之懿。又匿之曰。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序莽之僭偽。漢統之不中絕。
而光武興。揚子殆若有前知者。其言曲而中。吾又以知揚子之
學于易者深矣。然則宗大儒斥其仕莽者。非與曰。奚其非。斥之
者。為万世立教也。不暇為揚子一人審也。恕之者。以為得其心。
即无害于教。因發斯誼于簡首。冀与竺信好古之君子相質正。

馬。

馬通伯姚卅節集序

余年廿一就昏姚氏時外舅安福君方謝官寓皖城有三子閑伯仲寔叔節叔節齒最穉才十歲有成人之度余居一月違其右姚氏旋里兩家過從益密吾縣先輩風教必兼治義理詞章姚氏自惜抱先生右九人士所歸向外舅喜為詩；精韻且多其論學戒炫粥吾鄙磴；守其軌轍无或軌叔節學驟進誣文並茂余不能詩嘗一為之不工遂弃去已而外舅再出蒞安福通州范肯堂亦就婚官舍遂大為詩父子兄弟甥舅夫嬪賡續和倡裒然成編也余与肯堂始晤江甯再晤天津及外舅卒官肯堂會喪桐城時閑伯已前卒月堂亦被病清羸感觸身世之際幽燕俶擾天子蒙塵淒狀苦語窮朝莫余所著書平居不欲

示人。即肯堂來。亦弟取觀。余文未及半而去。今肯堂則既死矣。幸仲寔叔節及余。為時所弃。假館近縣。歲時歸聚。猶得各出所業。从容質問。朕誠不意。今使為隄五十人也。叔節當強仕之年。雖不出。乃與仲寔並主皖學。教澤之覃及者遠。其廩薄可媿。赉者唯余歎耳。今年春。叔節見語郡守惲公季申。錄其文詩五卷。將排印之。徵序于余。諾之未及。為先是皖中校印肯堂詩。為范伯子詩集十九卷。既成。叔節寄我。且評弟其誣。為國朝弟一。余復書論肯堂才雄思深。要自能不朽。顧詩家各有其性情體貌。正不容軒輊。且吾數人嗜好世所聞也。僞心而道人疑其鄙。因相約刻集。彼此不相為序。亦節遂亦不余強也。余既盡讀肯堂詩。私念今世寔復有是詩。又寔復有斯人。若虐世曷嘗無人。有之而不與吾接。則等子无矣。幸而竝生一域。又託為骨肉。

親恣當其生。不知其難得。及其既逝。而乃與古人同致其慕想。而平生所詣。或頗猶有未相傾寫之慨。長此終古。何為者邪。所謂戒銜粥者。又豈此之謂乎。狀則叔節之檢存。所作。用諗同志。有以哉。余雖欲不言。惡得已也。肯堂之沒。余未有紀述。序叔節文詩。感而思焉。若夫叔節才美。不右肯堂。同為吳至父先生所激賞。其名嗚已自能顯于世。余故不暇以詳。仍前志也。

馬通伯朱子語類日鈔外任政績記合刻序

太史公言儒者博而寡要。蓋七十子喪而大誼乖。此所謂儒。據乖喪后言之耳。孔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曷嘗寡要哉。漢后儒者得聖人之博。六藝九流百家諸子。各有所發明。咸得其一體。宋賢蹶起。嘿契銜真。至朱子而集厥成。朱子之孝。自天地陰陽。麻祿。兵刑。食貨。經訓。

史傳國故朝章。以逮詩文藝術。研之極其精。討論之極其備。其博也如此。而其正言切至。則不外主敬致知。修己治人之術而已。平生博極群書。而常舉以教人者。唯語孟四子。又何約也。此與孔孟之所為教。何以異。自后君天下者。雖不能躬有其道。必采其學說。以持世。蓋千百年來。儒者風趨。常迭更矣。寔皆莫越朱子之範圍。由宋歷元。以至明中葉。竺守前軌。无一言一字之或軼乎外。此其所得也。而辟者至。乃溺章句。昧本真。于是陽明王氏起。倡良知之說。用駕朱子。天下翕從之。凡有啟席之執。著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取其合于己者。以謂此定論也。人之所誦習云者。皆其誤焉者也。夫良知之說。朱子何嘗不言。彼自矜為竊獲。求之朱子書。固皆已具。引之以誣末流之失。奚不可者。必以為晚年定論。則誣矣。因末流之失。而更致疑朱子之誤。則尤

註也。當世衰衛敝。人心憤既之餘。王氏之說出。又豈亡摧陷廓
清之功哉。偏主所學而務張之。遂不勝其弊矣。我朝聖祖仁皇
帝乘千載之會。躬修心得。益契符朱子。躋之十喆之列。當是時。
席堂之上。君相所相與講求者。唯朱子之學為岬。彬：乎。或：
乎。斯術之極盛矣。而一二儒者。或矯王氏之失。務寔事求是。右
進彌以凌轍。風尚遠而世運亦滋替矣。夫寔事求是。亦朱子之
學也。而諸儒必別其門戶。群集矢朱子。良知家言主于約。寔事
求是。漢學家言主于博。皆出于朱子。而皆叛焉。則好勝之情。有
以蔽之。故君子昏之也。朱子語類凡百卷。番禺陳蘭父先生常
鈔錄五卷。皆言克治之事。此誠正中之實事求是也。先生束塾
讀書。記別有朱子一卷。乃皆博考多聞之事。則格致中之寔事
求是也。博觀朱子書而約收之。而絕無競心。勝念萌于至隱。使

乾嘉諸儒見之。可以息异全之。眇使陽明王氏見之。本其意以尚論昔賢。更不至有矯註之失。斯可謂善讀朱子書者矣。同時當涂夏致父先生有記朱子外任政績二事。合陳夏二書觀之。而朱子之學。所謂體用本末。燦然略具。抑又聞昔大興王崑繩先生以經世氣節自高。意輕朱子。方侍郎靈皋規之曰。子毋視程朱為氣息奄奄人也。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今之好詆謫朱子者。皆其于朱子書。以未寓目者也。余故附論及之。

馬通伯濂亭集序

往者武昌張先生。主講金陵鳳池書院。年六十矣。門人查燕緒謀。所以為壽。因寫錄先生文稿。刊行之。曰濂亭文集。八卷。未几移主保定講席。又移鄂。最后就歿。西安。遂卒。年七十有二。黎庶

昌純全觀。譽蜀中。為刻續著文集二卷。詩二弓。曰瀕亭遺集。今先生孫孝移。既重刻遺集于京師。而復取查本刻之。合為全集。屬識其緣起。其昶于先生文。誦習久。乃敢究論之。曰文章之傳尚矣。古無所謂宗派之說也。自周末文勝。百氏謀家。竝出。非堯舜。薄湯武。祇排周孔。坑焚之禍。豕作。其歷灰燼。而幸存者。皆其文之至精者也。世徒咎秦燔書。不知詩書六藝。至精之文。非秦所能燔也。故不久而遂出。若夫非聖無法之篇。漸滅亦固其所。使其盡存。為禍當益烈。漢隆儒術。其文詞彬彬。凡介冠絕。右代建安。而還。競尚藻績。至唐韓子。乃矯而反之。六經于是。歐陽公。稱韓李之徒出。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又稱宋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由歐公之言觀之。疑若示天下以不廣。狀而右世。知言君子。卒不能易其說也。自歐公之存。南豐臨川。眉山父子。相

與為師友。可謂極盛。其後數百年。明則有歸氏。清則有方氏。姚氏。梅氏。此數家者。尤李者所歸鄉。咸同中。曾文正。呂德行文。李。鑄。旬。天下。群才輻輳。不特一長。曾公論文。私泚方姚。而友梅氏。其于門徒。則咸偁張廉卿。吳至父。兩人。廉卿者。先生字也。吳先生後死。文名被海內外。而獨心折先生。由二先生之言。以上溯文正及姚方歸氏。又上而至宋唐大家。而至兩漢。猶循庭階入宗廟。而禘昭穆也。古今為文者眾矣。然而淺深離合之際。其辨至嚴。世固有能審正樂之。而別淄澆之味者。宗派之說。即由此起焉。曾公序歐陽生文集詳矣。李問之荆原。漸被。誠未可誣。要皆不戾乎經術。足以持世而章教。當文正公開閣。延士賓僚。極一時之選。朝廷置封豷大臣。率取材曾門。先生受知最夙。不緣舊恩有所增進。弱冠舉于鄉。選內閣中書舍人。即弃去。一

肆力于文。故其成就卓。如此。今先生沒逾二十年耳。而國論大變。視古今藉若薰土矣。讀先生文。因寄其慕思于千載上。不知世變之何所終極。乃慨然而書之。

馬通伯桐城古文集略序

總集蓋原于尚書詩三百篇。洎王逸楚詞。摯虞流別。右日興紛出。其誼例可得而言。蕭選務取藻績。真氏文章正宗。乃一根于理道。姚寶臣唐文粹。呂東萊宋文鑑。則意在備一朝文獻。三者纂述之大凡也。其或錄一郡一邑之文。則皆以備文獻者類也。錄經世之文。則皆宗於理者類也。標格領奇。如樓迂齋謝疊山之所為。則皆習于文者類也。由前所為。有裨寔用。然翁收泛濫。務盈卷帙。或失則蕪。由后所為。塗抹古書。品藻狼藉。或失則陋。唐宋以來。作者衆矣。而世之治古文者。獨取韓柳歐曾王蘇之

作一二深識之士。又謂明歸氏及我朝方侍郎足以繼之。豈故
隘其涂哉。誠慎之也。侍郎為吾邑文學之宗。再傳至姚姬傳先
生。于是遂本其所聞。劉學博及世父編修君之緒論。為古文辭
類纂一書。刊偽砭俗。啟示徑塗。然後學者知由唐宋秦漢以上
溯六經。蓋蔚乎大雅之林矣。師友源瀾。各有所自。文儒之興。瘵
乎他邑。昔戴存莊孝廉與方柏堂先生編桐城文彙。未就。其起
僭不自揆。有志重輯。思其復蹈前所陳者之失也。凡所取錄。謹
主于前文獻。又必其理高而詞尤雅者。起國初到今文三十五
家。以類區十二卷。其集佚及所未見者。不與。夫論文而之限之
一邑。固視天下。臣不廣。然而一邑之文。有非一邑所能私者。后
之君子。或欲攷論文章體裁。方之正變。學派之流別。庶幾其有取
焉。

馬通伯左忠毅公年譜序

其昶嘗恭閱欽定明史藝文志。左光斗奏議三卷。文集五卷。右求諸左氏。得公子國材舊刊本。凡奏疏二冊。尺牘雜文一冊。詩一冊。又得祠堂本。缺尺牘雜文。據公子國材跋。傳公遍禍時。踰出都。家人取所著稿投火。即與兵疏。與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斬等疏。皆不存。蓋史志所據。猶明季人親見公之全書。卷帙故視今為多。又有四書文一冊。別行。其起今重編公集。奏疏仍二卷。諸本編次互異。今畧依時事年月。次其先后。尺牘雜文。舊不分卷。今為二卷。古近體詩二卷。舊一卷。四書文二卷。雖不能復史志所載之舊。然公之著作。今寔盡于此矣。別有年譜上下兩卷。公曾孫宰所編。宰字洛三。康熙辛卯舉人。為福建。陽縣知縣。有治績。其紀遠官始末。及在獄事甚具。自云本家藏舊稿。及

同難諸公所記。罔羅放失而成者。惜所攷他事猶疏舛。又文不雅馴。取舍失要。故四庫全書存目未著錄。其昶嘗與外舅姚慕庭先生。審正誼例。博攷遺文。證之明史及諸家碑傳志表記載。而要剛之。仍為兩。曰年譜定本。附公集后。寄天津廣仁堂刊行。蓋公之所遭。亦極難矣。其平生志事之所得伸者。惟力爭李選侍移宮。而宸極獲正。出按畿輔。而興水利。開屯學。誦武備。拔史公可法。而造成其材。而一時畿輔諸賢。如定興鹿太公。容城孫徵若。及大興史公等。莫不忼慨奮發。急公之難。公歿數年。正人相繼淪喪。高陽孫文正公。深有感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至為三十五忠詩。以寄其慨。嗚乎。觀公師弟朋友患難生死相與之誼。甚足悲也。是公之大節在天壤。而靈爽之所馮。式未嘗不于畿輔。尤憐。嗚。然則刊公集于茲土也。倘亦有竺古奇傑之

士聞聲興起。而曠代相感者。與公少學易。著周易文內外篇。今已佚。父友蕭敬孚曰。公晚歲于易特深造。其見方中。丞孔焄。周易時論中者。陳註皆精。道光間。湘鄉左君春輝刊公集。僞易經制。孰嗣出。似當時猶有全稿。今不知其存亡。由是觀之。公纂述之不盡傳世者。固非僅奏疏文集。即其潛德隱行。如高陽所云。遠志包寰區者。又豈茲譜之所能盡哉。光緒十二年。秋八月。馬其昶謹記。

馬通伯周易費氏學序

往其昶束髮就學。問侍先君子。問家世以上傳業。得知先五世祖一齋府君。佩服儒素。邃于易。頗有所論說。佚不存。因請退而受易。既孤。再游京師。友人鄭杲東父為舉番禹。陳蘭父論十篇。解易之旨。時予說易已數年。蓋无一當者。及主講潛川書院。三

年。埶揖此經。勇摭精義。往。能洞徹弘旨。成周易費氏學。八。与。洎客合肥。諸生多以受易。誦教講。田有所損益。寢饋久。用思略。盡于是。乃述稽文明。孔本費。繹傳徵注五篇。粗陳纂輯大凡。而復綴以辭。曰。自孔子親授易。商瞿。授橋庇。授馯臂子弓。子弓授周醜。授孫虞。授田何。漢興。田何最為易大師。田何上溯孔子。李業承傳。耑緒一貫如此。而著家乃唯易獸多異說。秦燔經籍。自詩禮春秋尚書之屬。亡慮皆殘滅。易以筮卜書不禁。其編獨完。諸經釋自后儒人。并耑。易有夫子十翼。韋編三絕。而后成。解剝爻象。天人之故。梁馬大明。而世學者乃獨謂易為難讀。二者予甚惑焉。太史公述其義。談受易于揚何。而其言曰。易著天地。含易四。昔五行。故長于變。又曰。易。吕道化。漢易師施孟。梁丘。其傳絕。莫能究其指要。劉向謂楊朱。丁將軍大誼略同。

諸易家皆祖田何。然則太史公所述。真孔氏微言矣。費氏之學。不詳所自。徒以象象繫辭。文言。說。上下。經。此與丁寬。易說。所謂訓。故。舉。大。誼。者。何。以。異。是。費。李。亦。出。田。何。可。知。爾。已。予。治。易。一。本。費。氏。以。十。篇。槩。平。衆。家。之。說。而。要。以。變。化。為。主。其。自。為。誼。例。不。詳。於。繫。辭。象。象。者。皆。不。采。凡。所。采。起。周。秦。漢。魏。晉。汜。唐。十。分。而。有。其。三。宋。賢。之。說。有。二。元。明。以。來。諸。儒。所。遞。闡。者。加。二。而。予。所。區。辛。苦。而。幸。獲。者。又。加。一。焉。蓋。易。之。可。通。者。十。而。七。八。矣。夫。古。今。遠。近。好。學。深。思。之。士。顛。頓。窮。巷。為。書。不。傳。與。雖。傳。而。限。于。聞。見。予。不。及。收。者。不。知。凡。幾。又。不。知。後。來。之。所。得。者。更。復。何。如。善。乎。當。其。沈。思。孤。往。入。泉。出。天。擘。精。乎。風。姬。孔。子。三。聖。之。文。校。其。離。合。分。剝。冥。：。序。成。：。序。而。忘。其。身。之。所。存。而。古。若。今。乃。邈。不。相。接。也。此。尤。予。之。所。掩。卷。愴。慕。而。不。能。自。止。者。也。光。緒。

三十年秋七月桐城馬其昶

馬通伯先孝子公血書梵經跋後

右先七世祖孝子公血書金剛經二分。心經一分。了義經上下
二卷。楞嚴呪四分。楞嚴經三卷。墨書楞嚴咒五分。殘一分。都十
二冊。謹按公諱懋襄字介共。明萬曆中縣學增生。太僕府君子
也。年十一。母邑淑人沒。哀毀甚。以孝聞一時。既長。益勵于學。太
僕在官。公家屋鍵戶玉屏山莊。跣步必飭。行市中。下之庸販亦
歛躬循。墻讓之。每白衣省親數千里。以一力負襪被自隨。時人
比之袁閔。趙至。痛母不逮致。刺指血書梵經。三年晝夜然一鐙。
跪古佛前。懺誦。又恐觸太僕府君悲也。隱閔傷懷。遂以成疾。而
卒。國朝勅旌孝子。祀忠孝祠。太僕府君既痛子歿。乃改建玉屏
蘭若。貯所寫經。閱今二百五十餘年。再經兵火。尸婁有興廢。迨

置粵寇之亂。予家无寸物。留遺獨展轉護藏。此經及太僕府君遺象遺簪。幸存无恙。光緒辛巳。其祀携之京師。謹裝潢之。其右二年。其祀亦為无母之人矣。嗟乎。人子當親之既歿。欲自致其心與力者。益亦无所可致也。聖人深知幽明之故。而制為涂車。窈靈之屬。嗚奠祭享之儀。凡以達人子不可奈何之思。而以致其心與力焉。云尔。自漢以來。人子之心。皆以佛氏之法。足為亡者利矣。假如其術。千萬億而有一之效也。天下皆用之。而獨歎于吾親。其能安乎。朱壽昌刺血寫經。求得其母。當時諸公大賢。皆哥永其事。而稱之為孝。夫壽昌之得母。未必果出于佛力。要其不可奈何之思。固聖人之所許也。嗟乎。天下之不可奈何者。縱心一往。又孰暇計其它哉。于是其祀展公手澤。乃涕泪悲泣。而謹識之。

馬通伯年餘求定稿書後

去年冬。求節還自安福。持示新所刊外舅詩。曰：年餘求定稿者。十二卷。其視既敬。受讀終焉。則作而言曰：外舅自始學。到今。深自匿晦。絕詳衆表暴之行。獨為其難于至隱。而不以孝道自灼。淹賈羣籍。而退狀若怯夫之无所一能。于人世爭趨進取之塗。頽然泊然。不以經其慮。而益肆其力。以滂沛恣取于古人。蓋其學亡所不窺。而獨晦之于詩。之工至數十年之持。且久。世或不知。世知其詩。而要其冥。乎所自怡而得者。人不能知之也。晦之久。則光益曜。今其時乎。于是徐椒岑文。歸里。乃相與推論。吾邑文季之緒。自惜抱先生蔚出。為大宗。海內羣士。違之。方植之。先生于詩。莫汲焉。繼是而振起者。必首于外舅。他作者。乃皆不能自具體貌。即无望其行遠耳。其昶曰：士苟挾所業。能自三

于不朽者。彼其初必有所舍。羣天下之物之可為名者。吾百涉之。必不能以精乎其。一。況心乎榮利世俗之紛。者哉。詩之道易為而難成。自豎儒小生。已粗解其喙律。而其事則一本乎性情之為。彼乃頗往。不能无所冀。特取徑乎此。固不幸焉。朕則真潛而罕營。如吾外舅者。庶不波于物。而有旨澹其神明者邪。其神明澹者。其詩好也。其昶既嘗舉此誦于人。及來安福。淹留數旬。日則益早。莫從外舅討論。所旨自軌其身。及學問利弊。間言及此外舅。曰。是何敢望。朕至。且學市而薪償于人。世所競取而不可必得者。予則恥之。女知我者。其可无言。其昶敬諾。乃退而記其說如此。光緒十七年辛卯夏五月二十八日。子聾馬其昶謹跋。

馬通伯書張康卿先生手札後

其昶李為古文。自同里方柏堂吳至父二先生。二先生悉之。竺
教之切也。方先生曰。文不喪理適。則其用藝。是宜本經史體諸
躬。旁及大儒名臣所論著。今于文雖工。曷用邪。吳先生則戒作
宋元人語。曰。是宜多讀周秦兩漢時古書。又言。今天下宿于文
者。无過張廉卿。子往問焉。吾為之介。賦詩一篇。諧莊雜出。謂得
之桐城者。宜還之桐城。其昶之江寧。謁張先生。鳳池書院先生
則大喜。賦詩為答。于是其昶年二十有一矣。后妻赴江寧。試从
游久。益多聞緒論。先生之言曰。文之道至精。古之能者。誼不苟
立。詞不苟措。陳誼必取其最高。而尤仄者。造言必汲古。不使片
詞。褻乎凡近。其句調。嗚響。必在。于乎鏗鏘鼓舞之節。又曰。培
其元。无速歛成。善李者。宜俟其自至。一日。棹小舟。招其昶游妙
相庵。登臺觀落。日誦杜公出塞諸什。音響震越。迴顧鍾山云。

氣涌起。須臾瀰瀰。雨甚。侵夜及曉。戶內一室祀曾文正公。相與危坐其下。先生為述文正軼事。慨今者之无其人。天下夔終平治矣乎。吻爽走叩。王蓋臣。到戎壁門。借馬騎行。王未起。大驚出迎。不與騎。餐罷。復乘舟。歸其右。先生。迨王保定講席。再移武昌。遂曠隔不見武昌。先生故鄉也。既歸。書氏其昶。道相念。速來就我。其昶以親喪未葬。不能行。前歲客保定。過天津。則聞先生就致陝西卒矣。自警塲有宗大儒張子墓。旁先生之去保定。吳先生遜主講席。每與其昶追語先生。暨才先生。輒繫歎太息。謂東南耆舊文儒盡矣。其昶自悼幼時喜名。后乃痛矯厲。闕咄光一室之中。十餘年不出。呂先生期待之厚。猷孫辟引遠。而自阻也。今先生已不可復見。而其昶之齒。亦遂信初見先生之歲。烏乎。此其尤可慨者已。先生工書。力嗜魏晉。自唐宗以下。蔑如。

也。為其昶作書至多。今復彙前右手札十餘通。裝池之。而誦其所聞大略。綴于后。呂見文。執末身。而其昶之負其師。傳且如此也。

姚叔節畏廬文續集序

文各肖其人之性情以出。而后其言之。古之善為文者。性情萬變。面目亦萬變。不相似也。其相似者。法馬出于一軌而已。雖其純。襟高下至不同。要无偽度存乎中。后世之士。涂飾藻采。以為工。徵引詳贍。以為博。彼固无性情之真。方且不足以自信。又烏足信千百世不知誰何之人。序文章之不能反古。其術多端。而此其大要也。光緒庚戌。余始識閩縣林畏廬先生于京師。及壬子癸丑。共事大學堂。既而皆不合。呂去。臨別。贈余文。且媵呂画。今年又同應徐君之聘。教授正志學校中。畏廬長余十四歲。弟

視余。亦以兄事之。每有所作。輒出相示。違覆而不歌。故余知畏廬深。其性情真古人也。畏廬名重當世。文集已嘗印行。人士爭購取。雖取法韓柳。而其真不可掩。闕一日手巨帙。眎余且曰。吾兩人志業頗同。敘吾文者。非子奚屬。余發而讀之。竟日夕累歎不可止。私念與畏廬生際。今日五六十年来所聞。見多古人未嘗有獨區。守孤詣于京師塵壒之中。引跡自遠。白首辛勤。日與群童習博。金泉以養妻孥。甘心而不悔。然則序畏廬之文。不我屬。又將誰屬也。

姚叔節陶廬文集序

光緒壬辰癸巳間。吳至父先生方主講蓮池館。我于院中。昕夕縱談。則聞北方文李巨子。首推新城王晉卿。武強賀松坡。久之。松坡自冀州來。相聚十餘日。為余題西山精舍圖。以去。晉卿先

生則官蜀隴新疆。余尋亦南歸。國家多故。變亂相尋。自念生平傾慕之人。不知會合在何日也。乙卯年。余來京師。晉卿先生方任參政。因得相見。先生誦余文。大喜。為之敘。悉發其橐中。文已刻。若未刻。凡數十篇。余讀之。光氣發見。不怪皇惑。而一準以規矩。尤王為長篇。蓋先生少善駢偶之文。自交吳先生。博治古文。而先生之文成。松坡既歿。兩載。相國徐公。為刊其遺稿。松坡之文。歛其才于李之中。先生能發其李于才之內。信乎皆豪杰之士也。始吳先生官直隸也。以興學為務。尤重擇師。其知冀州。欲得先生。而黃子壽方主修通志。倚先生。靳不冒。予騰書互爭。李文忠公和辭之。令先生居冀。與志局各半載。乃已。而同時教于冀者。為通州范甬堂。當世先生既去。繼之者。則松坡。松坡教冀士最久。肯堂弟子之尤者。為李剛己。剛己得進士。令山

西。死。年。未。四。十。趙。湘。忱。衡。者。先。生。及。松。坡。弟。子。也。文。亦。雄。健。名。重。于。世。先。生。門。下。士。將。緝。先。生。未。刻。之。文。續。刊。以。行。先。生。屬。敘。于。余。因。舉。數。十。年。北。方。文。學。之。承。傳。以。為。言。亦。以。見。先。生。之。文。關。於。盛。衰。之。故。者。大。也。

姚叔節評點本古文辭類纂序

古。人。之。立。言。期。傳。吾。說。于。天。下。后。世。而。已。初。非。有。意。隱。且。難。也。自。言。有。古。今。之。殊。文。有。高。下。之。別。而。章。句。訓。詁。之。李。興。章。句。訓。詁。高。材。者。或。不。屑。焉。朕。舍。此。二。者。古。人。之。言。亦。奚。以。明。况。微。言。孤。旨。有。匿。于。文。字。之。外。者。乎。自。周。秦。迄。今。綴。文。之。士。眾。矣。其。文。愈。高。則。其。旨。愈。隱。讀。者。各。以。其。見。而。為。評。：。有。所。不。盡。乃。復。為。圈。點。以。別。之。于。是。有。評。點。之。學。其。所。得。淺。者。則。其。評。點。亦。愈。精。古。之。為。是。者。亦。第。記。其。甘。苦。而。已。非。欲。以。示。后。人。也。后。之。

人乃乎相傳錄焉。坐一室之內。手盈尺之書。燦乎見古人之所屬思。矧乎若詔吾以前趨。精合于大虛。豈非至樂之事與。古文評點自宋已有之。真西山茅鹿門后。以方望溪劉海峰為著。惜抱先生古文辭類纂有二本。康刻全載評點。吳刻承先生意存評語。去圈點。而世顧多以康刻為便。而吳至父先生又自有評點。往出于三家之外。徐君又錚。既印行。吳氏史記評點復及此書。以姚氏為主。旁采諸家以翼之。又錚于文事。可謂至勤。嘉惠當世。意尤公也。昔莊生載輪扁對桓公語。謂君所讀書。乃古人之糟粕。彼且且讀書為无用。況此區區者乎。朕莊生之說存至今者。亦正賴書在焉。去糟粕而精意。奚啻。吾國之學。大抵窺及至高。不知繇卑以基之。不能戰勝萬國。而為萬國絀。皆莊生糟粕之說誤之也。又錚年壯而才高。見用于世。

嘗黑矣。而孳；操文儒之業。若是。賢者固不可測也哉。

孫陝庵諸子通攷自序

諸子通考。內外篇。為古人洗冤來學辨惑而作也。夫諸子為專家之業。其人則皆思以救世。其言則無悖于經教。讀其書者。要在尚論其世。又責審乎所處之時。而求其有用。苟不知此數者。徒疏釋其章句。詮品其文詞。甚或惑之則附于儒術。憎之則擯為异端。此丙部之學。所以堙晦而不明。受誣于千載。亡有為之表章者也。往者三代之盛時。學統于官。天下无私師。天下无私書。自周轍既東。王官失守。于是百家遽作。各習所長。雖互相攻擊。立說或圓一偏。寔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皆以闡明其宗旨。歸于不相為謀可矣。所謂專家者此也。今夫春秋以後。周為共主。天下相務于戰爭。而政异俗殊。人心變詐。故莊子任天。所以誅

僭亂之君。欲以反諸皇古之治。而革其澆瀆之習。墨翟通權達變。其節用非攻之說。苟善行之。可以拯奢而却敵。名法家崇寔黜偽。信賞必罰。蓋深惡其主之是非不辨。功罪不當者。而將以其道易之。蘇張李于鬼谷子。歷說諸侯。取富貴于立談。儒者每啻之為不足道。然禁攻息兵。天下稍免干戈之患。其功烈亦何可輕議。若夫管氏相齊。一匡九合。高君輔秦。國富兵強。非又成效卓著者乎。所謂拯世者此也。雖狀有宗以來。尊經之儒。祇排諸子。今謂亡悖經教。將恣而不知其惡乎。非也。蓋无諸子而聖人之經尊。有諸子而聖人之道大。吾請試言其略。道家合于易之嘆。易以道陰陽。子韋鄒衍。研深陰陽之理。蓋又通于易者也。墨家為清廟之守。其尊天事鬼。出于祝宗。非礼官之支辰乎。法家之明罰敕法。固以佐礼誼之不及。然春秋以道名分。則申

韓之尊君。畀臣。崇上抑下。其得春秋之學可知矣。從衡小說。一則具專對之才。一則本采風之意。雖不无末流之弊。皆由詩教推而衍之者也。班志具在。必一切攘斥之。以為離經畔道。是烏可哉。抑聞之孟子之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當七國時。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兵連禍結。民不聊生。道家則主清淨。墨家則尚儉約。名家則正名物。法家則重法術。從橫家則聯合邦交。以弭戎為急。凡此皆因勢利道。所以為經世之學也。且夫天下事有及其時而方信者。鄒子九州之說。非古所詆為荒誕者哉。乃至今日。而其言始驗。以此推之。諸子道術。世有王通其人。必將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矣。嗚乎。諸子者。實用之學也。彼不識時變者。猶且深閉而固拒焉。豈不偵哉。余之從事于茲。歷有年所。始也析其異同。已耳。久而最其旨意。親

其會通。于是取漢志所載。為今所未亡者。若荀呂諸家。發明一家之言。而究其大誼。復為提挈綱要。別立篇目。作要略一書。以增彥和文心。知幾史通之后。既而思之。六經之晦也。俗儒亂之。百氏之壞也。異說誤之。遂將古今載籍。廣為網羅。以總論者入內篇。專論者入外篇。其是者則引而信之。其非者則辨而正之。譬諸武事。庶可以摧陷廓清也乎。友人張孟劬語予曰。仲任論衡中郎。秘為談助。子雲太玄。君山知其必傳。此書出而世當有好之者。蓋公之天下。于是不揣樗味。為書其大略于此。歲庚戌元。和孫德謙自叙。

章一山黃學廬襟述敘

翼牟主政海國。與地釋名十卷。既受而讀之矣。今年冬。刊其所著黃學廬雜述成。雜述者。記其平日讀書有得之言也。凡所綴

彙攷訂為多。間以論辨。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竊嘗聞之。班固氏之言矣。古之學者。耕且讀。三年而通一經。十五而五經。三。故用力少而蓄德多。此殆就三代盛時。李校成法言之也。自周之季。百家並起。載籍已為繇博。漢唐因之。故事日積。誼理亦日出。不窮。李者擇要而治。皓首不能盡。未有如古時之逸也。我朝李術偁盛。諸儒皆窮極四部。由博而約。其劄記之最著者。亡過顧亭林之日知錄。錢辛楣之十駕齋叢新錄。今黃李虛襟述。未敢渠擬。顧錢二家之精且博。要亦顧錢讀書之遺法也。沅湘耆舊著書之最富者。首推王船山氏。君私淑之。故學有師承。與俗儒異趣。余與君交五年矣。晨夕共處。凡三年。論學治事。不謀而同。惜者十九。每有疑證。得數言而解。蓋其燭理者審也。而其立身也。循亡所競于人。亡之損益之也。于己豪不加得失。京師萬

方輻湊冠蓋。芬如獨與君語。則神志自通。知讀禱述者。均可于
言外得之。宣統元年冬月。章。授。

章一山孔宅詩序

孔子之道。如日麗天。不待知者而知也。自辛亥以來。人術漸戚。
廟祀至不復舉。當摩議橫恣之時。其言不可向耳。東南人士。于
是有孔教會之設。海內應之。癸丑甲寅兩次會于曲阜。上海姚
子梁觀。譽暨其世誦。兄孟燻會中人也。復于江蘇青浦縣孔宅
行祝聖禮。觀察成訪孔宅。拜至聖衣冠。祭詩孟燻和之一時和
者亡慮千數百人。亦可以見人心之未盡亡矣。觀譽喬梓棠甲
寅冬至。毋右所得詩。分為初續兩集。屬余敘之。其孔宅原流。已
備列于卷首。祝聖之事。孟燻又自為記矣。予維孟子言天下之
生一治一亂。非一時能致也。其機伏于極盛之世。其端見于

數十年之前。及至一旦橫決。遂無人理之言。辛亥以來數年。是也。今吾國尚未大定。歐洲各國。又戰爭劇烈。殺人盈壑。亂已極矣。吾以為此即將治之機也。二十年之間。吾國積弱。見日本慕效歐洲而強。亦慕效不暇。而不知自復于至危。歐洲未開戰以前。其間識微之士。慄：自思以為非得孔子之術。不足以弭列強之橫恣。而適有今日之禍。此蓋天之所以昌吾孔子之道。開五洲一統之治。不在百年。即在數十年之間。可預知也。吾國自與東西各邦通市以來。上海商場。議論庵禰。寔為薄海內外之所无。而以視其城鄉之間。斤：守注。咫尺相望。絕不沾染。寧非其鄉先生倡道維持之力之所致者邪。子梁觀魯少治經世之學。思有以濟變而不獲。光緒之間。慨然自晉。歸里。相見京師。抱无窮之感。喟。孟。堯。守庭訓。自十數年前。從予。問業。即絕意仕。

宦毅然有世道之憂。其律已之嚴。衛衛之力。概可想見。抑又聞孔宅有志十弓不傳。張詩矜有孔宅詩。州亦散逸。倘繼此而緝有成書。以與闕里諸志相輝映。則所以動瞻仰之思。即所以息奇邪之說。亦羽翼聖門之一助者與。甲寅冬十二月。

陳仁先津步睽吟集序

猶君將梓猛广丈遺書。先以津步集一卷寄示。蓋猛广丈與吳石蓮侍郎辟地津門。訓唱之作也。國變以來。羈臣遺老。行遯四方。僑寓扈濱者尤夥。其間睽為吟社。極一時之盛。予廢落遠巡。未即入社。然于諸老之芬芳騷足。固心慕焉。而深幸其不渠散隊也。猛广丈與石蓮老人。遠滯北地。漢馬寡儔。二老相望。郵筒往復。其蕭寒沈寂。尤有足悲者。觀其寄情小物。搜剔盡意。一唱三嘆。彌引而長。益情以專。而趣弥永。志以孤。而音弥哀。所謂自

適其適。身老寂寞。志死閑暇者。與抑二老。呂世臣之資。躬滄桑之變。其身世感觸。固有與常流異者。亦士各有志。羞惡哀樂之振于其性者。不可強同也。今猛丈夫。既一瞑謝茲世而往。石蓮老人不勝無以為質之感。北方風足于馬歇絕。予既卒讀此。馬無以塞獨君之悲。書數語以歸之。薪水陳嘗壽謹敘。

羅叔蘊揚和甫先生手寫石鼓文三種跋

此辛亥殉國黔南楊先生手跡也。先生諱調元。字和甫。以庶常出宰關中。所莅有治勳。去年宰涓南。九月省城發難。邑中有應之者。時公子通旅江蘇。聞變作慮。先生必不辱。而道阻無音耗。迺亟履艱危。冒萬死以赴之。比幸達治所。則以非故常邑之耆老為言先生死事狀。且言邑人感公誼。以禮葬公矣。公子既慟。不獲奉遺骸歸。求遺著則亦散失。僅得手蹟二冊。詩詞彙一束。

于劫灰中。乃謹藏之衣帶。哭墓招魂而反。是編者即公子履難
危。冒萬死。塵得之于劫灰中者也。先生博聞彊記。九經諸子。至
老能時誦。平生所治史牘。歷久纖細不忘。尤工篆書。直接二李
之傳。益能由冰。呂朔斯。由斯。呂朔。試觀于編中所書可知也。
所集二李篆語會。二李石刻中文字。以成之。詞旨。介足。滋厚。如
史游急就。周興嗣千文。亦非老于文者不能為也。烏乎。去歲神
州之變。禍發于一朝。而害鍾于平日。其果繇于政治之昏濁。國
論之旁午。其因則在名教之式微。學術之陵替。卒至譙馮枋國
鐘。篋遷移。彼少年無識者。方且詆為秉禮。以致弱。文勝以趣亡。
使其言而果信。與何以死。闕下者。未聞一人。而文獻之彫蕪。至
于斯極也。逮先生之授命。遂一結三千年名教綱常之局。烏乎。
其可慟。寧止于一姓之廢興而已哉。振玉浮海。踰年閉門。思痛。

閒嘗訪求國變死事諸賢于先生外得謝將勳等十餘人欲為
記傳表章之以樹百代之儀刑延奠倫于一綫顧求諸家志狀
不可得則皆有所顧忌逡巡而不敢出也吾聞往昔嬖代之際
戾仁義以取之不得不資仁義以守之方當式閤以旌善取言
以登賢今則築壇告慶而偶語頻聞爭利圖功相為則效人倫
之禍寧有已時吾不能不為我神明之種裔思且悲矣公子通
既冒萬死以塵得此蹟也復謀付剞劂以永之蒸：孝思可敦
薄俗先生有孝子即名教有末孫雖先生大節不必藉斯以傳
而即此一編衆之執林亦足居牖來學公子以振玉摘明六莛
責以斯文不揣僥荒爰書其景行之私及于當世之思且悲者
于卷尾以質之爰時深識之士歲在壬子十月上虞羅振玉書

一代之興。其獲與于文章之事者。率不過數十人。其公然誦于
人口。久而不厭者。不過數人而止。而此數人者。人或數篇。或十
餘篇。抑其人本有功名事業可見。章綴而獲存者。不在此數
也。蓋其難也如此。豈不以傳世之業。造物之珍貴。祕惜。靳不以
予人。比之王侯卿相。反為過之。術不殊。衆而僥倖于百世。后不
可知之名。不謂之大。惑不解而不可也。然人情于尋常玩好之
物。每恣之。不忍釋手。况其嘗敝心力而為之者。吾身未死而已。
見其烟消火滅。蕩為灰塵。此其為私心之所悼嘆。又當何如邪。
余生性懦拙。于世事鮮所通曉。又不狎于羣居。喜好之習。獸
于文章。一術偶一偏。考及之。才其年少。氣盛。授筆四顧。視古人
所詣。几若可以應念而至。泊乎汲。顧景老。竟。繼。屈。窮。力。盡。知
而瞠。朕。自覺其不逮。始知天下事履之。而后。藉者。斯言不我欺。

也。過茲。往神。思日減。謂復能捐弃故技。以希乎赤寸之獲。此亦不可必得之數矣。友人高夢旦。聞其老而亡。聞欲為刊其書。后所作。余甚感其意。而為之遷延不決者累年。譬之醜嬪見人。神志多阻。執使然也。客有尤之曰。凡人功力所至。終不可掩。而得公。今者。縱不以一字示人。亦斷不至疑為韓歐之亞。余聞之。啞然大笑。而亡說以難之。因取匣中舊稿。幸不在散失之列。而自以意去其尤不合者。尚可得數十餘篇。都為一集。以付手民。想海內二三知己。必有屬望尚殷。而嘆其所業之止。于是。但使數十年后。尚有人指其一字一句。而疵最其紕繆者。已于我生為幸多矣。狀亦大不易言也。宣統二年六月。侯官吳曾祺。

吳翼亭涵芬樓古今文鈔序

余年未弱冠。即好為古文辭。愚不自揆。思欲悉取古人之作。而

縱讀之。每過意之所喜。即錄而置之。篋中。歲月既久。衰狀巨
帙矣。暇日無事。則出而觀之。儼若數千年間。通人碩士。聚之一
室。相與上下其議論。以謂人生之極。惟無以易此。或尤之曰。子
之為此。豈真為李文之術宜尔。抑等諸耳目玩好之娛而已。余
應之曰。固也。抑又有說焉。今夫孔孟之教人。其法可謂至矣。盡
矣。而其要必自博始。夫豈不知廣收而無功。不如晷取而自得。
鯨徵而寡當。不如博守而易工。狀卒不以時教人者。孰不可也。
夫人必身歷。序五嶽之高。四瀆之廣。與夫宮闕之壯。而城邑之
繇威。然後退處。序一丘一壑之間。偶然談笑之頃。出其所見。其
言論風概。固自不同。至于田夫野老。目不越畦畛之間。足不離
戶牖之內。其喬楚苗僊之氣。殆不可一日而立乎。士夫之側。固
其中之。无有故也。唯夫治古文亦然。上下數千年。其派別之流。

衍風氣之變易。靡不瞭然于心。然後凝思而得之。以求乎吾性之所近而從事焉。法其通而去其蔽。存其是而成其達。其責效也易矣。若夫挾數卷之書。守盈尺之紙。因陋就簡。瑤護甚至。雖欲旁通曲證。其道无由。而猶呼于人曰。吾精也。吾約也。此為迂謬之尤者耳。又烏睹所謂精且約矣乎。余既本此意而為是書。又慮其所收既廣。其執且漫而无紀也。乃放桐城姚氏之法。分為十三類。使各以類相從。又以姚氏之書。綱則具矣。而目未前。迺于一類之中。分為十餘類。至數十類。孰乎此者。則所見易明。所為易成。此可決之理也。始余從事于此。苦于家貧。无所得書。日久遷延。旋作旋已。數年以來。寓居滬上。憐園。之左有涵芬樓。為度臧古今圖籍之所。舊藏秘文。儲留尚富。余既驚憂亡用于世。日居文史自娛。興之所至。恣意漁獵。而時書因得以次第。

告成。因命之曰涵芬樓。古今文鈔。從其寔也。朕余之意。固以時
為未足。才求多而未已。而以卜之。後來者。抑將有俟焉。乃若汎
濫不專之咎。以蹈于明詒所譏。固余之所不避也。書既成。因推
明。所以為書之旨。以弁于簡端。時宣統二年正月。侯官吳曾祺
序于海上懌園。

吳翼亭書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后

以余觀古今文士。所挾持未足。取必于天下。其淳泓泛濫。頗印
百變。以說人之耳目。至支離翫散。而不喪于術事。乃至淺鮮狀
而遭逢之錯出。治亂盛衰之故。靡不由之。抑獨何與。是時漢興
七八十年。宇內少事。而司馬相如之流。所在間出。汔乎元成之
間。號稱極盛。見諸著作。林：大疋之林已。天下幸直无事。太和
翔洽之氣。襟襲鬱盎。必有所發。以淺其奇。而自來聖帝明王。亦

莫不以清無餘閒。優柔翰墨。賓接儒士。以畢論議之旨。歸于控
顛引末。觸類見誼。用以弼成治道。蓋亦從事國家者之支流餘
裔。不勞而獲其效之大略也。雖或不適于正。狀譬之鐘鼎彝器。
亡益飲食之具。至于順適耳目。娛樂心意。究與木罌瓦缶珠科
而布衣下賤之子。或以一日之知。而立之天子之側。銜恩遇。發
忠欵。覃精竭思。作為詩頌。哥賦。用之道歌。休烈。闡示威美。垂之
后世。荀一代之典。誇曜觀。賦。永。无極。語。或。少。諛。抑。臣。子。忠。恧
之念。不可沒也。夫然則君臣和說。上下懽忻。休徵瑞應。循念而
至。而禮樂之事起矣。是故古之學者。喻之曰。下有才而不舉。人
主之責也。上有美而不究。亦有司之恥也。汙乎后世。疋衡陵夷。
闡草猥瑣之輩。充斥職列。英俊之士。无所洩其壘。之思。悲。吃
憂憤。觸事而發。時則有變疋之詞。騷人之作。牢愁感嘆。不平之

鳴始衆。夫朕故威位无昭融之光。高才有感喟之窮。原其所以過亦均矣。然后知文章之涂。其極乃與世運。竝獨怪世人。憲疵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文。以為亡裨風諫之美。徒增夸太之失。心竊非之。數子之文。蓋庶几乎治世之音。已有識之士。欲覘世道者。其亦以是徵之。

張獻摩光緒建元以來督撫年表序

吳君向之。綜光緒以來督撫。上起建元之歲。下訖卅年。條其官階。姓氏授受時日。建置沿革。為年表上下編。以告治國聞者。督撫之職。咸豐同治時始重。其始僅一奉公守法之吏。國家有大政事。則簡重臣往蒞。佩欽差大臣關防。臺臣聽其命。唯謹不敢少有同異。故其時安危恒不繫于督撫。咸豐中曾胡肇起。根據武漢。規復長江上下游。摧積年巨寇。獮薙而郭清之。行政用人。

朝廷不為遙制。自是督撫之權重。遂與宰相埒。非奇杰雄武。未易勝任而愉快也。光緒以來。天下多故矣。西人勢力益東漸。日挾其新知新理所措施。以與吾數千年沿襲之故相逆。我不能通知外事。動輒召侮招陵。一時愛國是者。皆謂時局變遷。非一革故常。不能自振。內憂稍弭。益驚外交。于是沈文肅左文襄諸公。爭以采取新學為事。而學政法制。並備財用。執業商務。諸大端。稍興起矣。雖未能大竟功緒。而諸國譽其精進。謂中國固大有人。故伊犁之約。垂壞而更完。越南之役。雖撓敗而國威不至大挫。后起乏材。鮮能繼軌。新進之士。快承平故跡。安坐而躋顯榮。中西情事。渺不嬰其心。內外政治。沿革損益。措置施設。張弛闔閉。不能通其意。國家典章制度。刑辟勅政。問之而不能言。言亦不能詳。且盡行省疆域形勢。險要不能辨。聯約通商盟聘。

之與國不能舉其名。瞋目奮臂。鼓驕憤之氣。必使任事者有所牽制。而墮厥成。外侮紛乘。唾顧色變。邪貽怖駭。噤莫敢一言。患積既深。一發不可復收。亂民之禍。乃獨中于直隸。寰宇沸騰。猷鼓洪鑪。而燎燠葦。燄燔燼。熄亡餘膏。已歎幸江楚締約。保衛封圉。直隸總督李文忠公。單竭知慮。旋乾轉。僅以無事。內外輕重所關。不視時執為轉移哉。夫襲故常。堽成跡。平時三公優為之。而非所論于角知競強。月異日新之世也。學者苟睹其歲時。攷其在位行事。及利害之見于今者。以坐定其世之治。不人之賢不肖。則吳君是書。誠不為无裨也已。

新古文辭類養馬十六終